

從漢簡草化方式析論今草難解之草法

Rules of Cursive Script's Configuration Analyzed by Bamboo Slips' Writing of Han Dynasty

張麗蓮

Chang, Li-Lien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博士

摘要

本文從漢簡草化的方式析論今草難解之草法，分析的草書選自隋代智永的〈真草千字文〉和唐代孫過庭的〈書譜〉，選字標準有二：其一，草書和隸書、楷書的形構對應關係薄弱。其二，有關草法的專書、論文、期刊析辨的字法，有待進一步考證的論述。探討的漢簡草化方式包括：彈性伸縮筆形、化曲為直、改變行筆的方向、連筆、移動筆畫接點以及先連筆再縮短筆形。從析論的草構發現，今草難解的草法在漢簡草化的過程，具有下列五種特徵：第一，草化的初期階段，改變正體字的輪廓，進而影響下一階段草化方式的適用方法，造成今草的形構無法對應正體字的部件。第二，漢簡連筆的使用適用範圍廣，限制小，因此發展出與正體字差異較大的草構。第三，書家對草構的虛實筆畫切分不當，可能破壞草法的合理性，增加理解草法的難度。第四，多種草化方式的接續作用，造成異字同形。第五，漢簡發展成熟的草書符號化，可運用至部件相同的形構，要釐清漢簡已發展成熟的草書符號和今草對應的部件，必須要從繁簡不一的漢簡才能理解兩者的對應關係。

【關鍵詞】 漢簡、草化、草法、今草、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、孫過庭〈書譜〉

一、前言

近百年來出土的兩漢簡牘發現了近百次，出土地點包括新疆、內蒙古、甘肅、青海、陝西、河南、山東、河北、北京、江蘇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、廣東等省區，約 13 萬餘枚，內容豐富、形式多樣，史料價值很高。¹出土的漢簡不僅提供漢代史學的研究，較為可信的一手資料，也為草法的研究開闢更具學理基礎的分析方式。漢代史學和漢代草書的關係，來自記錄文字的墨跡實相有一部分是草書，學者進行漢簡釋文的過程中，體認到草字在漢簡文字研究中的重要性，了解草書書寫的規律性和草化的方式是漢代草書研究的基礎工作，由此獲得的研究成果有助於正確的釋文，因而引出近代學者以文字學的角度研究漢代草書。²

近三十年研究漢簡草化方式都是從出土的簡牘墨跡文字歸納而得。陸錫興在 1989 年〈論漢代草書〉一文，最早提出漢簡草化的主要方法為簡法、省法、連法，³之後的學者研究相關的議題，幾乎都在此框架下，進行更細緻的分類，其中，李洪智在漢代草書的研究，具有突破性的成果，他以《居延新簡—甲渠侯官》中的草書作為主要研究材料，共有 8409 枚，分析漢代草書的草化方式，歸納出六項特點：改變筆形形態、連筆書寫、省減、省變、歸併、改變平面布局。李洪智整理出 150 個漢代草書符號，強調切分草書的部件方式，不同於主流字體，要順應特有的使轉筆形。⁴李洪智從切分出來的草書符號，提出漢代草書的規律性已具備系統化的條件，針對此研究結果，筆者認為值得進一步探究。由於草書形構的發展具有傳承性，因此，形成漢代草書符號系統的草化方式，對於晉唐今草不易理解的形構，是否能解釋其草法的由來？

¹ 章宏偉，〈百年來出土的兩漢簡牘〉，《濟南大學學報》，第 5 期（山東：濟南大學，2008），頁 62。

² 吳照義、胡穎文，〈居延漢簡與漢代草書〉，《南昌高專學報》，第 4 期（江西：江西科技師範學院，2004），頁 18。

³ 陸錫興，《漢代簡牘草字編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 5-7。

⁴ 李洪智，《漢代草書研究》（北京：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），頁 287-299。

劉東芹研究草書字法，「試圖釐清草法的含混，還原草書符合文字學規律的真正標準。」⁵劉氏參用文字學、文字構形學研究方法，總結歸納了 71 個偏旁草書符號和 355 個草書字根符號。然而，劉東芹的研究取向，使得他在說明草書偏旁符號或草書字根符號的草法，有好幾個符號都只回答「目前缺少更多字例來演示說明此字根的演變流程。」⁶李洪智提出的觀點，可回應上述的現象，由於「文字學無法全面解釋草書字根演變流程的困境，因為草書是屬於變異字體 它往往只是把主流字體中筆畫組比較密集的部分做為一個草化單元，而不考慮文字的構成理據。」⁷因此，要解開草書符號的由來，不能從規範化的小篆入手，而是要從秦漢簡牘的墨跡文字探求，才是漢代草書的書寫實相，金石文字的篆書，並非流行的正體字，筆寫簡牘的墨跡文字，才是古代當時的文字的真實形相。⁸

漢簡繁簡不一的草字，有助了解今草字形的發展脈絡，對於評判草法適切性標準，不會只流於用主觀的美感和使轉的順手性抒發己見。徐峰考辨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中草法有疑慮的字，包括「召、呂、大、犬、欲、匪、志、感(關中本)、帳、烹、璋」，⁹此十一個草書，有兩個字的考辨，有待商榷。其一，「烹」和「亨」是通用字，¹⁰並非如徐峰考辨結果，屬於筆誤之字。其二，「欲」字只作末筆長短對造型美感的差別之辨，並未進一步探究「𠂔」(欲)字由左右結構的隸書，轉變成接近上下結構的原由，本文將從漢簡文字的草化方式，析論「欲」字草書

⁵ 劉東芹，《草書字法解析》(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17)，頁 5。

⁶ 劉東芹，《草書字法解析》，頁 153。

⁷ 李洪智，《漢代草書研究》，頁 31。

⁸ 林進忠，〈青川木牘的秦篆形體析論〉，《藝術學報》，第 61 期(臺北縣：國立臺灣藝術學院，1997)，頁 26-29。

⁹ 徐峰，〈智永真草千字文草法考辨〉，《中國書法》，第 3 期(北京：中國書法家協會，2017)，頁 85-89。未附加關中本的其他字，徐峰以墨跡本的形構作為考辨的草書。

¹⁰ 馬國權，《智永草書千字文草法解說》，頁 210，以及谷衍奎主編，《漢字源流字典》(北京市：語文出版社，2008)，1294 頁，兩份資料提及古字用法，「烹」通「亨」，《說文》無「烹」字。

結構發展的脈絡。

劉東芹在〈疑難草法解析列舉〉一文，辨析「齒」旁草法，認為王獻之寫的「𪗇」(齡)和〈書譜〉的「𪗇」(齡)，會和「道」(適)字的「酋」草構相混，不如文徵明「𪗇」、王鐸「𪗇」草書的「齒」字合理，因此「齡」的草構，董其昌的寫法「𪗇」極為準確。¹¹筆者認為，草法的研究應該貼近書家所處的年代，理解為何晉唐的書家，會把「𪗇」(齡)的「齒」(𪗇)寫得像「道」(適)的「𪗇」(酋)?草法研究應追本溯源，梳理草構發展的脈絡，並從中發掘草化方式的核心原則，才能有助草法學理的建構。同理，劉東芹解析「倫」和「伶」的草構，劉氏指出：「『仑』(倫)的簡化字早在漢簡裡就出現了，如漢簡中『伦』作「𪗇」，「仑」要以簡化字的形態書寫，簡化字裡豎彎鉤是有一定弧度的，這個體現弧度的動作要表現出來。」¹²然而，從智永真草千字文的「𪗇」(倫)、「𪗇」(論)，或是《書譜》的「𪗇」(倫)，「倫」的下方部件，都是以一點代之，並沒有特意體現簡化字「仑」(倫)豎彎鉤的弧度。「𪗇」以一點代之是基於什麼原則，本文也將透過漢簡析論其原由。

卜希暘在《草書教程》一書，論述草法產生的幾種途徑，其中關於「改變位置」的特點，卜氏寫道：「『其』字將一橫移到頭上。」¹³，筆者認為此說法有待進一步查證。另外，卜希暘在書中羅列的草法沿革表的例字，每個草書以四個繁簡不一的字說明，第一個字列草篆、第二、三個字列漢簡、第四個字列章草，排列草書發展的順序，共舉 105 例，分列 15 個表格，其中的「歲、歸、事、取、其、樂、頭、馬、卿、發、勞、成」，限於四個例字，難以釐清發展的脈絡，筆

¹¹ 劉東芹，〈疑難草法解析列舉〉，《書法》，第 10 期(上海：上海世紀出版有限公司，2020 年)，頁 99。筆者將位於原文左欄的圖檔，置入文中的字句中，以利讀者比對圖文的關係。

¹² 同上註。

¹³ 卜希暘，《草書教程》(南昌：江西美術出版社，2019)，頁 171。

者將這些草書列為本文探究的重點。此外，馬國權《智永真草千字文草法解說》一書，逐字解說草法，筆者針對此書中，草法需藉由漢簡繁簡不一的形構，才能釐清的千字文草書，作為探究的內容。

綜上而論，本文選擇析論的草構，主要選字有二個來源：其一、筆者透過比對草書和隸書、楷書形構的對應關係，其間對應關係薄弱，或是筆者對局部草構的來由無法理解其發展的脈絡。其二、有關草法的專書、論文和期刊析辨的字法，有待進一步考證的論述。本文先篩選出要析論的草書，然後查找《木簡字典》和《大書源》字典，將草化方式具有共同特徵，或是關鍵的草化方式屬於同一類的草書，併在一類析論，共分出六類，包括：彈性伸縮筆形、化曲為直、改變行筆方向、連筆、移動筆畫接點、先連筆再縮短筆形，其中，彈性伸縮筆形的特點對草化的影響，甚少學者探究此議題。再者，改變行筆方向、移動筆畫接點、先連筆再縮短筆形，本文以較為具象的詞彙命名，期望能更清晰表達關鍵的概念；化曲為直和連筆兩類，針對可進一步深究的草化細節，析論漢簡對今草形構的影響。此外，今草形構需要透過綜合性的草化方式說明，才能理解發展的脈絡，則以單獨字的析論方式說明草構由繁到簡的演化歷程。本文期望透過漢簡草化的方式，梳理出合乎今草形構由繁到簡的歷程，進而發展成穩定的草書字法，文中簡稱為草法，意即草書字形結構的寫法。

本研究從經典的今草法帖，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以及孫過庭〈書譜〉，挑選草法難以對應隸書、楷書的草構，作為分析的內容。由於「構形」一詞，屬於漢字文字學的專有名詞，構形學借助意義探討形體，而本文不探究部件、筆畫組或筆形在構意層面，因此以「形構」代表「字形結構」，以別於文字學的專有名詞「構形」一詞。本文先從具有共同草化特徵的難解草構，析論影響草法的關鍵草化方式，再分別析論個別字的草法。

二、析論漢簡草化方式與今草難解之草法

本研究從漢簡草化的方式析論今草難解之草法，草化的方法包括：彈性伸縮筆形、化曲為直、改變行筆方向、連筆、移動筆畫接點以及先連筆再縮短筆形。茲將草化方法對草構的影響分項析論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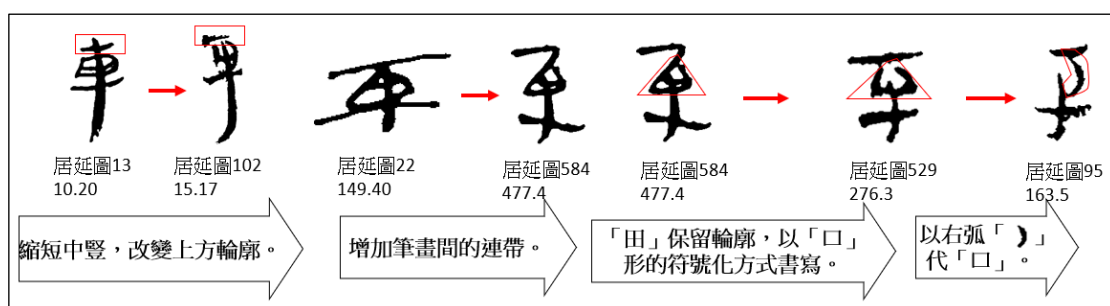
(一)彈性伸縮筆形

1. 縮短筆形

縮短筆形等於縮減書寫路徑，能提高書寫的效率，大部分使用縮短筆形的漢簡，仍然可維持良好的辨識度，但是有一種縮短豎畫的方式，會重組部件的形態，造成草化的形構無法直接對應至漢隸。

漢簡縮短筆形的草化方式，運用在字的最上方是橫畫和中豎以「十」字相交的部件。當縮短中豎之後，原本最上方的輪廓由「十」變成「丁」，則會改筆草化的形構。今草「車」在左偏旁的草書符號之一「𠄎」，縮短中豎是形成「𠄎」的關鍵因素。從漢簡「車」的演化方式，可見中豎漸漸縮短，保留「田」的輪廓，省略中間的筆畫，再用「口」形的符號化方式，僅以一個筆畫右弧「㇀」代「口」，因而形成「𠄎」(居 163.5)的形構。(表 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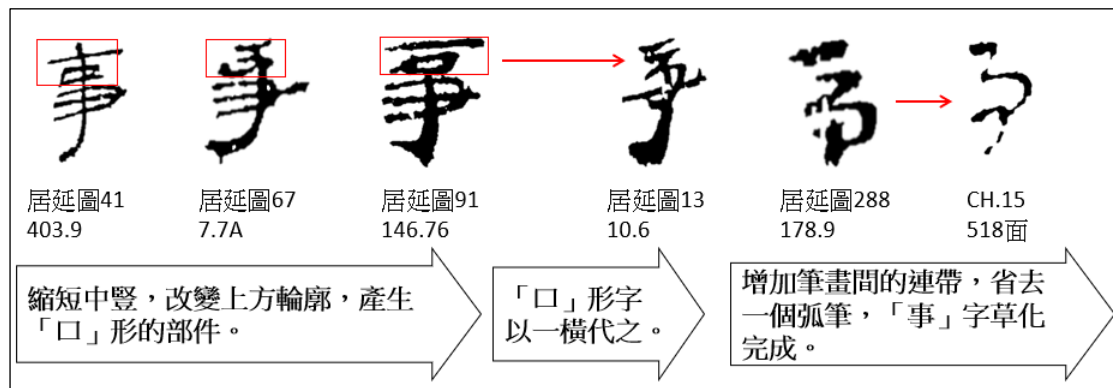
表 1：「車」字草化方式



「事」字漢簡草化的方式和「車」類似，縮短豎畫，改變上方輪廓，中間部件保留輪廓，變成「𠄎」(居 146.76)，接著，「𠄎」的「口」以一筆代替，

繼之，上方開頭的兩橫共用筆形，只保留一筆橫畫，形成「𠄎」(事，CH.15.518面)的草構。(表 2)

表 2：「車」字草化方式



漢簡縮短中豎的長度，不只存在「車」、「事」，而是常見的書寫特徵，例如「陳」、「蘭」、「重」、「革」、「餘」、「博」等字，豎畫也出現縮短的現象。(表 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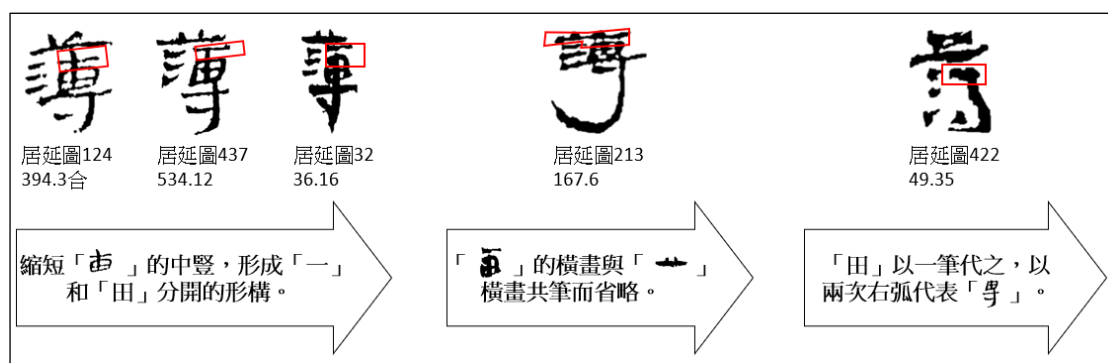
表 3：漢簡縮短中豎的例字

陳 居延圖 47 562.15	蘭 居延圖 423 49.20	重 武威儀禮 少牢 22	革 居延圖 595 326.6B	餘 居延圖 22 182.43	博 居延圖 23 506.20A

如果豎畫原本並沒有上凸到橫畫上方，縮短後不會影響字形周邊的輪廓，但是仍然會影響草化的發展，例如「簿」(漢簡字形與「薄」相通)字，「甫」的中豎縮短，使得上橫獨立，進而產生「𠄎」的橫畫和「𠄎」的橫畫共用，「甫」的橫畫簡省後，代表「甫」的形構剩下「𠄎」，接著，保留「𠄎」的輪廓，省去中間的筆畫，「𠄎」變成「口」的同形字，則可運用「口」的符號化寫法，以一筆代之，「簿」的草化最後變成「𠄎」。(表 4)如此便能理解為何秦永龍特別指出：「『薄』中的『專』被混同為『𠄎』就屬於這種情況，它只能用於這一

個字中，而不可以通用于『傳』、『溥』、『傳』之類的字。」¹⁴從本文分析推測，關鍵在於後者的形構，上方沒有可供共筆的筆形。若不理解漢簡草化的方式，今人只能含糊的把「甫」解釋為簡、省、連的手段，最後變成一筆。

表 4：「車」字草化方式



縮短中豎在漢簡是常見之草化方法，推論此特點可能和漢代書寫工具和書寫姿勢有關。秦漢時期的簡牘書寫方式「左手執卷，右手執筆，卷是朝斜上方的，筆也是向斜上方傾斜，這樣卷與筆恰好成垂直狀態。」¹⁵此種書寫方式，影響簡牘的文字形態。「簡牘文字右向傾斜，是當時人們書寫運指為主，自然生理造成的左高右低字態。由於生理原因，漢字橫畫的書寫，若強調用腕，會左低右高，若強調用指，則相反；強調用指，字右部折筆易連成一條左旋的弧線。」¹⁶

冉令江考察漢代簡牘的書寫方式，認為「三指斜執筆是中國古代，尤其是晉唐以前最為常用的執筆法。」¹⁷筆者推論，左手執卷，右手執筆，再加上強調用指的「三指斜執筆」的書寫方式，寫完橫畫，提筆在空中以逆時針方向迴旋至豎畫的落筆處，小幅度的迴旋動作，有利於運指書寫，也因此造成縮短豎畫的現象。

¹⁴ 秦永龍，《漢字書法通解》(行·草)，(北京市：文物出版社，2009)，頁 46。原文「傳」、「溥」、「傳」，第三個字和第一個字重複，筆者認為兩個「傳」字，其中之一是誤值，正確字可能是「傳」。

¹⁵ 啟功，《啟功叢稿·藝論卷》(北京市：中華書局出版社，2004)，頁 274。

¹⁶ 劉正成主編，《中國書法全集(六)·秦漢簡牘帛書二》(北京市：榮寶齋出版社，1997)，頁 539。

¹⁷ 冉令江，〈漢代簡牘寫考察〉，《書法》，第八期(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12)，頁 97。

簡牘的豎畫，在同一個字裡，常出現不同的長度，遇到漢字結構最上方是橫豎相交的輪廓，若豎畫不出頭，上方字形的輪廓會從「十」變成「一」或是「丁」，此輪廓的改變，進而影響草化的形構。因此，「車」的草書符號「𠃉」，「事」的草構「𠃊」，從文字學的角度，或是篆、隸的形構，難以推敲出演化的脈絡，透過漢簡墨跡的實相分析，能更加貼近草化的脈絡。

2. 加長筆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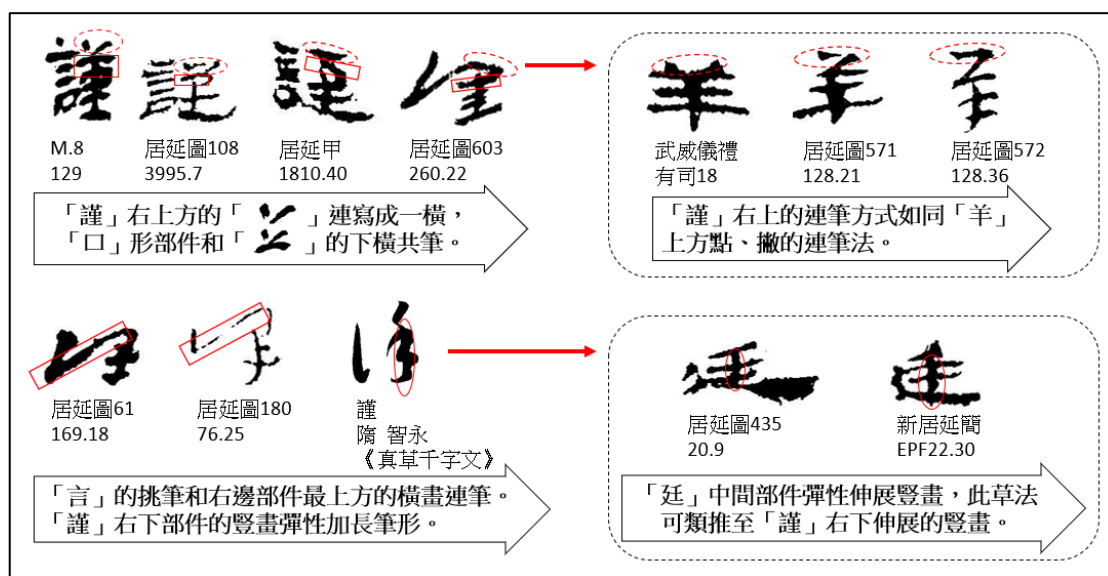
漢簡草化方式，並非只有縮短筆畫，還出現加長筆畫的例字，有些加長筆畫的寫法，從漢代傳承至今，例如「謹」、「既」、「兩」的草構。漢簡出現縱向加長筆畫的草字，如長筆畫的例子：𠃋(朔，居 25.4)，𠃌(兩，武威醫簡 46)，𠃍(廷，新居延簡，EPF22.30)，𠃎(雞，居 193.2)、𠃏(謹，居 76.25)。漢簡加長撇畫的筆形，可見於𠃐(更，居 505.37A)，𠃑(既，武威儀禮服傳 48)。推測豎畫或撇凸出橫畫的原因是使轉筆畫的過程，產生弧形的路徑，為了順應迴旋的落點而增加外凸的小筆畫。在漢簡雖是小小的凸出筆畫，但在後續的草化過程被保留下來，形成草書和對應的正體字輪廓不同，使得今人不易理解其中的草法。

例如「既」字，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作「𠃑」，右邊的形構在漢簡書寫的慣性，撇凸出上橫乃常見之形，「𠃑」右上凸出的撇，可能是順勢使轉而產生。另一個今草保留漢簡草構的字是「謹」。「謹」字草構「𠃒」不易理解，乃因右邊部件最上和最下的形構和「謹」的字形差異甚大，分析「謹」草化成「𠃒」的脈絡，使用的方法都是常見的手段。

「𠃓」兩筆連成一橫在漢簡是常見的方法，不限定方位，「謹」(謹，M.8.129)運用相同的草化方式，右上「𠃓」筆形連筆書寫後，形成「𠃔」(居甲 1810.40)的草構。「廷」的漢簡作「𠃕」(新居 EPF22.30)，「壬」的中豎往下凸出，「謹」

右下和「王」的形構相似，也使用相同的使轉方式，而造成豎畫突出下橫。「謹」右上方的形構，開頭兩筆連成一橫，在今草中少見，然而此草化手段在漢簡是習以為常，兩點連寫成一橫，幾乎是連筆的慣用寫法，不限「丩」處在合體字的哪個部位，都能使用同樣的連筆方式草化。若是把「羊」、「謹」、「廷」三字的草化方式放在一起比對，就能透過圖像串連起草化通用的手段，細究「𠄎」演化至「𠄎」，書寫者把包含最上方「丩」連成一橫的筆畫斷開，保留右上弧筆轉折處下方的筆畫，虛實筆畫切分不當，更增加草構和正體字的對應難度。(表5)「謹」的草書，「𠄎」(皇象《急就章》)和「𠄎」(歐陽詢《草書千字文》)，較合乎草化的方式，保留右上方「丩」連寫成橫畫的筆形。

表5：「謹」字草化方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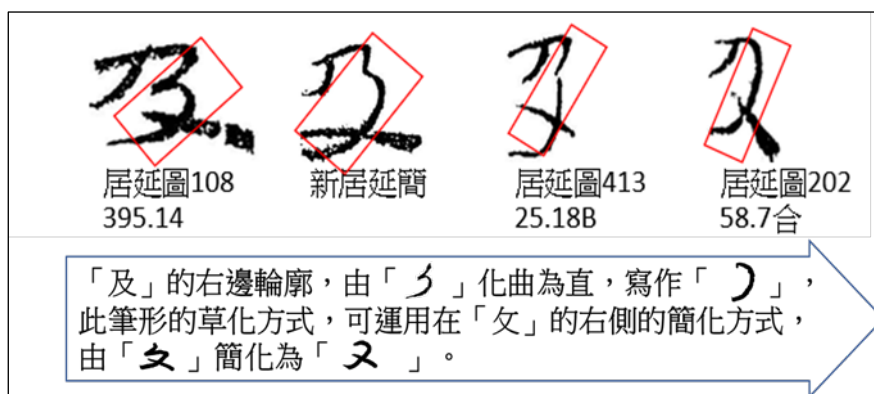
(二)化曲為直

今草右偏旁「又」、「女」、「攴」、「欠」都可用「く」的筆形代之，例如「𠄎」(趣)、「𠄎」(祭)、「𠄎」(敬)、「𠄎」(故)、「𠄎」(假)、「𠄎」(次)、「𠄎」(歟)，造成識記的困擾來自繁簡不一的草構寫法，除了「く」的寫法，還有起筆增加一橫畫的「乙」形構，也有末筆增加一撇「フ」的寫法，或是「乙」、「フ」

的使轉方式，這四種寫法，在具有「又」、「攴」、「攴」、「欠」部件的合體字中，都能見到相似的筆形，透過漢簡草化過程繁簡不一的形構，發現「化曲為直」起了關鍵的改形作用，以下舉漢簡的字例說明。

將曲折的筆畫寫成直畫或帶有弧度的流線筆畫，在草化的過程甚為常見，「及」的漢簡「𠄎」(居 395.14)，右側由一個曲折的使轉筆形，草化成流線的右弧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字，參見下方表 6 中「及」的例字以矩形框出的變化。

表 6：「及」字草化方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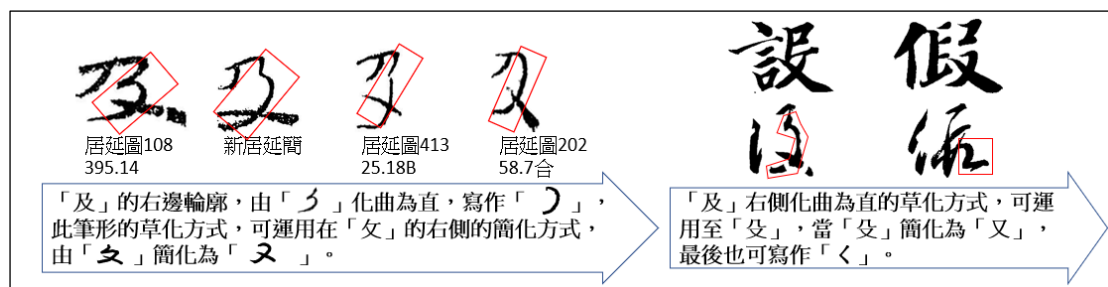


雖然「𠄎」(及，居 58.7 合) 的草構在今草不被採用，但此化曲為直的慣用寫法，仍具比對漢簡草化進程的輔證效力。將「及」的草化方式類推至「攴」，首先，「攴」在筆畫交接點轉向，寫作「攴」，之後，因為化曲為直的草化方式，「攴」簡化為「攴」，就如同「𠄎」草化為「𠄎」的方式。

「攴」再簡化為「攴」，仍然是化曲為直的作用，「攴」的右上轉折筆形，先是將「攴」圓曲化「攴」，最後變成流線「攴」，從「取」(取，武威泰射 90) 和「取」(居，33.19)的字形，可比對出「攴」化曲為直的變化，「攴」在兩筆交接處轉向，於是「攴」變成「攴」。綜合「攴」、「攴」變成「攴」的草化過程，可推演至「欠」字，將上方「攴」右側的短撇和下方「人」的長撇連寫成一筆，形成「攴」之後，即可類化為「攴」的草化方式，而「攴」的草構「𠄎」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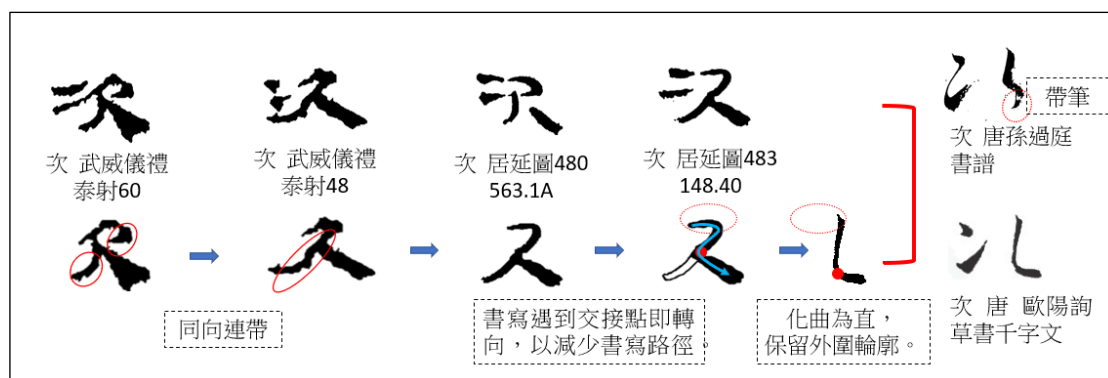
對應「及」右側的使轉方式，先簡化為「又」的形構，再簡化為「く」，參見表7「及」(設)、「假」(假) 框出的筆畫對應關係。

表7：「及」、「設」、「假」草構化曲為直之筆形例字



綜上而論，「又」、「女」、「爿」、「欠」都可用「く」的筆形代之，「次」右邊的「欠」，若寫作「ㄎ」，「ㄎ」末筆的小撇是帶筆，從歐陽詢〈草書千字文〉的「次」寫作「ㄎ」，可看出沒有帶筆前的寫法，而孫過庭〈書譜〉的「次」寫作「ㄎ」，有一小段帶筆，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的「次」寫作「ㄎ」，末筆很長，也是帶筆，並非實筆。(參見表8)

表8：「次」字右偏旁「欠」的草化方式



劉東芹認為「ㄎ」右邊「欠」的使轉符號如果不和「ㄎ」配合使用，幾乎不能辨識，也不能作為獨立的草書符號使用。¹⁸此論點從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所有包括「欠」的草構分析，似乎合理，因為包括「次」的合體字，「𠂔」(姿)、

¹⁸ 劉東芹，《草書字法解析》(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17)，頁114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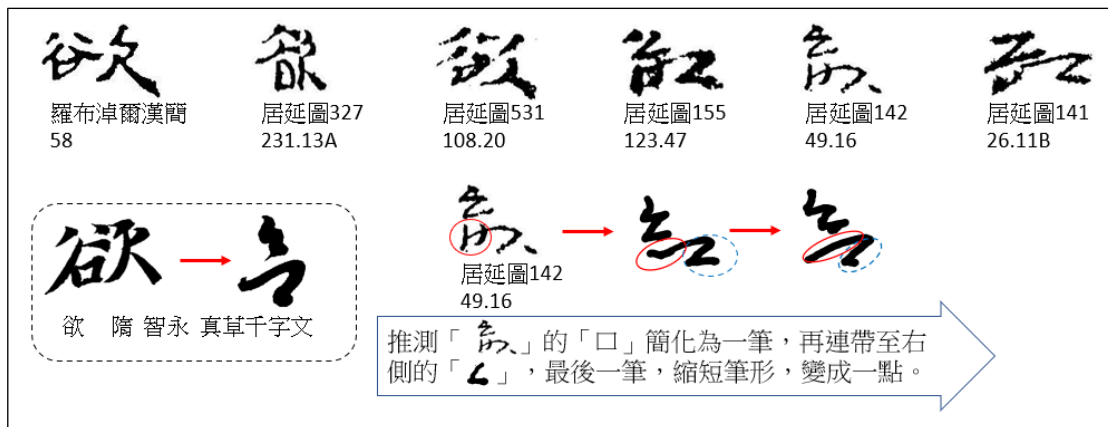
「資」、(資)和「盜」(盜)三個字，「次」確實都寫作「𠂆」，細究其原因，是「欠」處合體字的右上方，故末筆往左下帶出，順應書寫的連帶慣性，屬於「虛連筆」。¹⁹然而今草的「欠」在合體字的右邊，寫法通常作「𠂆」，末筆並非往左下送出，而是朝右下停駐筆畫，只有一點點的出鋒帶筆，例如「欣」(欣)、「吹」(吹)、「厥」(厥)。故將「欠」獨立成一個部件：若處在合體字的右邊，則是採用接點轉向和連筆的方式草化，保留「欠」右側的輪廓，寫作「𠂆」；若是在合體字的右上方，則是最簡的草化結果，由「欠」簡化為「𠂆」，仍然是保留右側的輪廓，只是末筆往下方部件帶出筆畫。如此理解「欠」不同的草構寫法，才具有一致性，不需要特別為「欠」和「𠂆」的組合字，特立一個專屬的草書符號，而是「欠」字，依所處位置的不同而產生差異的寫法。

再舉「欲」字的漢簡的草化過程，便可證明「欠」寫作「𠂆」並非左邊是「𠂆」，才會產生獨有的組合寫法。「欲」(欲，居 231.13A)右邊的「欠」，中間使轉的筆畫化曲為直後，寫作「𠂆」(欲，居 108.20)，左上的兩點連帶，再加上中間的撇、點連筆成一橫，因此「𠂆」草化為「𠂆」，如漢簡「欲」(欲，居 49.16)，「𠂆」恰恰和「欠」在右邊的草構寫法之一「𠂆」使轉相似，然而，「𠂆」的草構，右邊採用「𠂆」(欠)的草構，而非「𠂆」，此乃草法會產生混淆不清的第一個地方。此外，「𠂆」(欲)的草法不易釐清的另一個關鍵點是左下的「口」以一橫代替，之後使用連筆的方式，和右邊的「𠂆」(欠)合成「𠂆」，智永關中本「欲」字的草構「𠂆」，筆畫使轉清楚，可切分出「𠂆」即「𠂆」；「一」即「口」，「𠂆」即「欠」，故將左下「口」和右邊的「欠」連寫之後，「欲」的草構作「𠂆」。

¹⁹ 李逸峰，〈漢代草書連筆映帶書寫研究〉，《西泠藝叢》，第 5 期(杭州市：西泠印社，2022)，頁 8。此文將草書的連寫分為兩種，一是連筆，將兩個筆形連寫成一個，另一種是筆畫間的映帶，稱為「虛連筆」。智永草書的「次」，末筆的撇，屬於李逸峰分類的「虛連筆」。

徐峰通過圖像的比對，舉王羲之、孫過庭、趙構所寫的「欲」，末筆往右書寫，保留一小段橫畫為較正確的寫法，徐氏指出末筆往右的筆形應保留，但未說明此筆是「口」或「欠」的筆形。通過漢簡字形的分析，更加確定最後一筆往右的筆形是「欠」字草化為「く」的下方筆形。(參見表 9)

表 9：「欲」字草化方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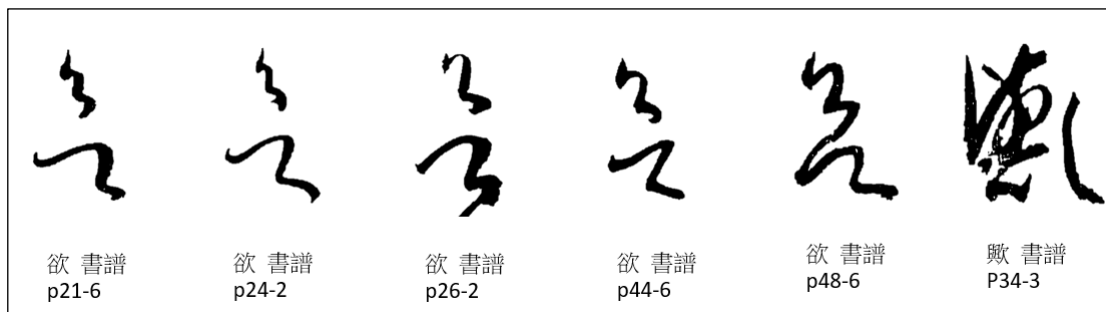


馬國權析論「欲」的草法，以墨跡本的「欲」作為解說的字樣：「智永草作 欲，變左右結構為品字結構，口即 口，欠即 欠，口省為點。」²⁰馬氏切分部件的方式，符合漢簡草化的方式，只是未針對「欲」右邊的「欠」明確說明是「く」或「ㄣ」的筆形。筆者認為智永墨跡本最後一筆過短，寫成點畫，增加草法理解的難度。再觀〈書譜〉全文的「欲」字，草書形構與漢簡的草構，承接關係甚為密切，全文五個「欲」字，右邊的「欠」，都以「く」的形構代之，左下的「口」，以一橫代之，從〈書譜〉的「欲」，可明顯看出「欠」字作「く」，屬於末筆完全沒有帶筆時「欠」的草書符號，〈書譜〉的「欲」(歟)，右邊的「欠」，也是「欠」作「く」的草書符號。²¹(參見表 10)

²⁰ 馬國權，《智永真草千字文草法解說》(香港：翰墨軒，1995)，頁 5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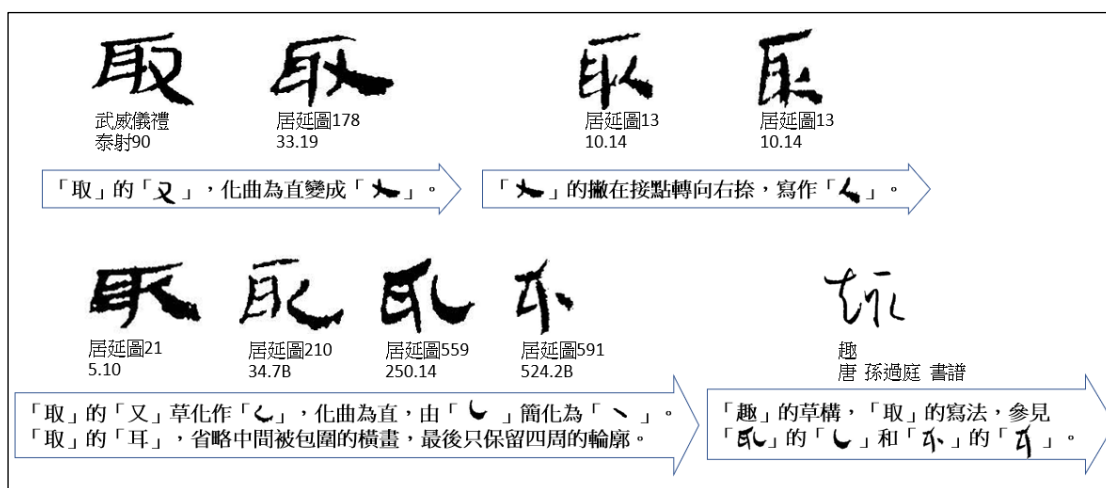
²¹ 「欲」和「歟」的圖檔，取自二玄社出版的《書譜字典》，下方英文-數字-數字，代表二玄社《中國法書選 38 書譜》的頁數-行數。

表 10：《書譜》「欲」、「歟」末筆虛實筆畫比較例字



「取」在漢簡也是草化速度較快的字，從〈書譜〉的「趣」字，可看出「趣」保留「取」字在漢簡的草化形構。「取」的左偏旁「耳」，先從被包圍短橫開始省略，保留四周的輪廓，左下的筆形連寫成豎挑，加上筆順由左而右，以減少空中移動的筆路，故「取」寫作「𠃉」，再搭配慣用的「走」的草書符號「辵」，「趣」的草書作「𠃉辵」。(參見表 11)

表 11：「取」字草化方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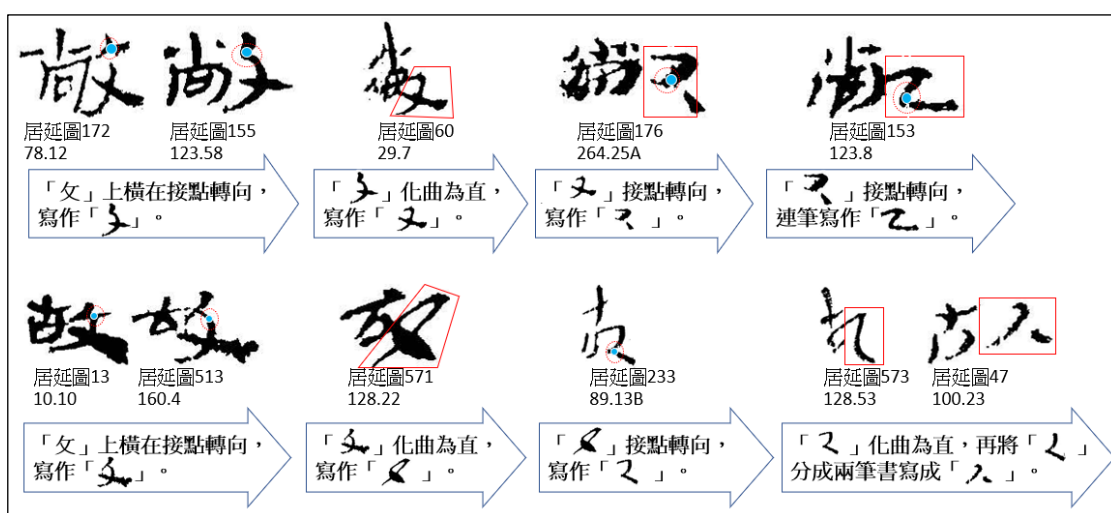


通過漢簡「欲」字草化程度不同的寫法，以及〈書譜〉「𠃉辵」(趣)、「𠃉」(欲)、「𠃉」(歟)三個字的草構分析，便能理解「欠」作「𠃉」，並非一定在「次」的合體字，草構才會寫作「𠃉」，「欠」作「𠃉」，是符合草化的脈絡，「𠃉」(次)

末筆往左下的撇畫，無論長短都屬於帶筆。理解「欠」的草化進程，能釐清何以「女」的草構，也能寫作「ㄣ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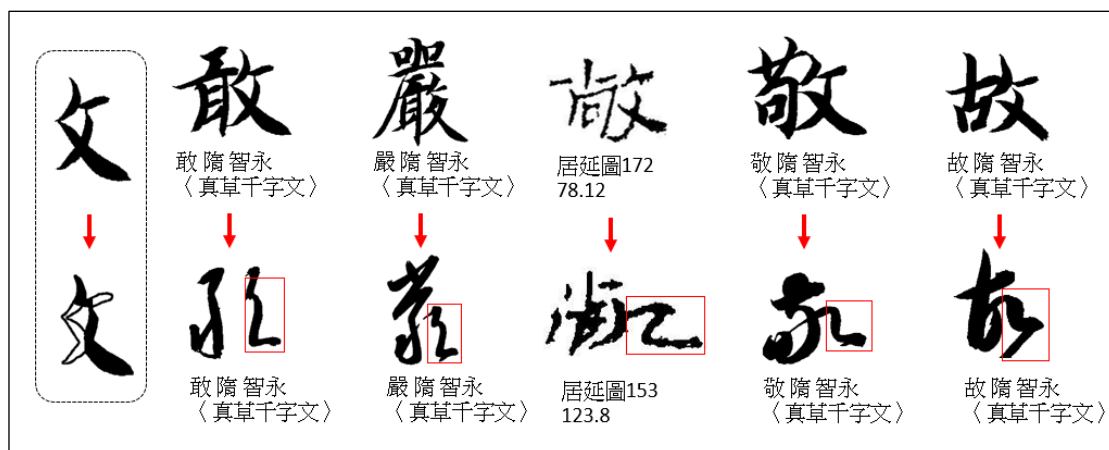
漢簡的「敞」、「故」，右邊「女」的草化過程，具有相同的演化步驟，能統整「女」簡化至「く」的形構，而「女」寫作「人」，是「女」草化至「ㄣ」之後，再將「く」分解開來，寫成「人」的形構，如「𠂔人」(故，居 100.23)。(表 12)類似「又」、「女」、「𠂔」、「欠」具有曲折筆形，而且在左右結構的右邊，通常都是使用接點轉向和化曲為直的方式，使得草構輪廓簡潔、流暢，而今草增加字內筆畫的連帶或是字和字之間的連帶，兩種帶筆產生的虛筆，透過漢簡草化的例字，能釐清草構的虛筆和實筆。

表 12：「敞」、「故」右偏旁「女」的草化方式



「女」在右偏旁有兩種常見的寫法，其一是運用筆畫在交接點轉向的草化方式，如「敢」、「嚴」的草構；其二是減少「女」部右側曲折的筆畫，再加上筆畫在接點轉向的草化方式，例如「敞」、「敬」、「故」的草構。(表 1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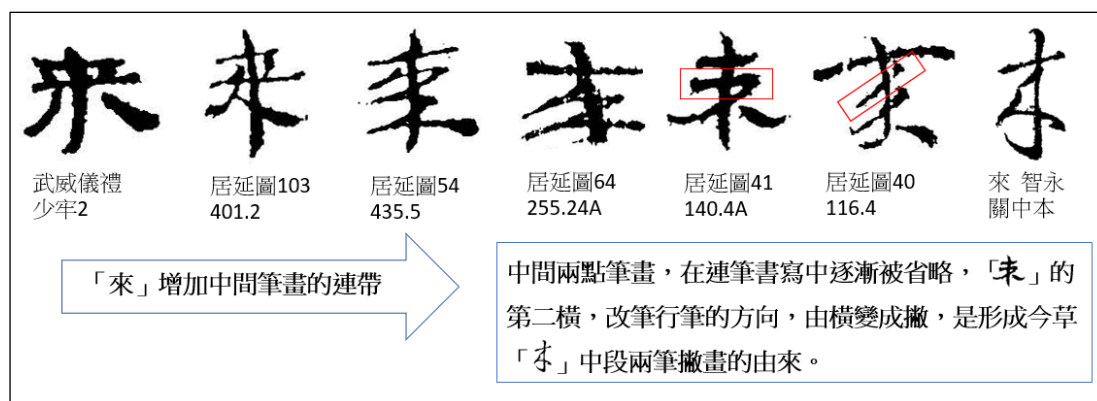
表 13：「敢」、「嚴」、「敬」右偏旁草構比較之例字



(三)改變行筆的方向

「來」的草書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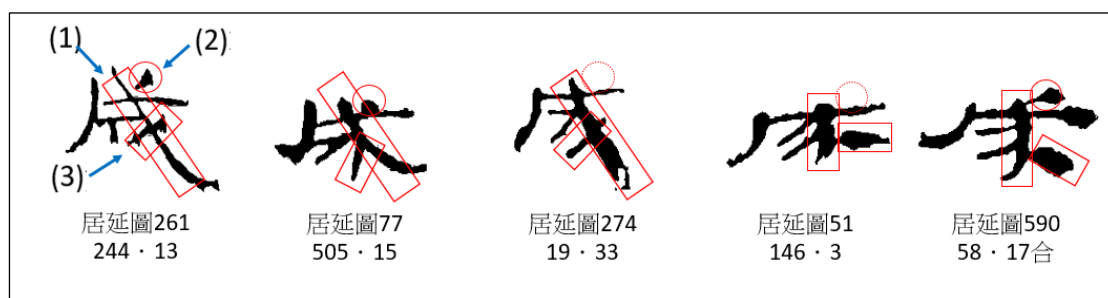
表 14：「來」字草化方式



造成「來」字的今草，穩定地寫作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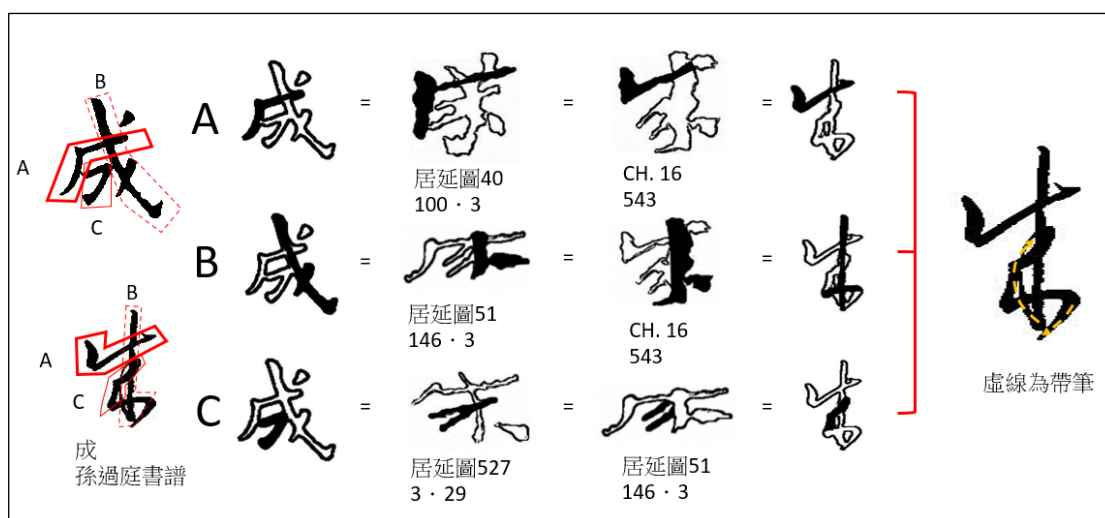
然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改變，但對真書和草書部件、筆畫的對應，卻產生連結的困難，而這類改變筆畫行筆的方向，也存在「成」、「歲」的草化過程。從表 15「成」字的漢簡圖例，歸納出三點草化的特徵：(1)「戈」部的撇可彈性移動。(2)右上的點保留或省略皆可。(3)「戈」部的斜鉤和「成」中間的筆畫「フ」，改變行筆的方向。

表 15：「成」字草化方式



再進一步說明「成」字不同筆畫組草化的方式，將「成」字切分為 A、B、C 三個部分，並以空心字標示筆畫草化的過程，參見下方圖例，可比對出孫過庭《書譜》中的「成」字，草書形構和楷書的關聯性。(表 16)

表 16：「成」字「筆化組」的草化方式



「歲」的草書「𠄎」和「成」的草書「𠄎」，下方有相似的形構，從漢簡「𠄎」(居延甲 126.42B)，可看出「歲」的下方部件混同「成」的形構，因此

草化的進程如同「成」字。原本「歲」字的「止」，因為「止」化曲為直作「一」，加上「一」之後，混同「止」，因此「來」開頭多一小橫，代表「止」的連筆。故「來」的草構是上方的「子」和下方「來」連筆書寫後的形構。(表 17)

表 17：「歲」字草化方式



分析「來」、「成」、「歲」三個字的草構發展，「來」的字源和「成」沒有相關，只是草化的過程都出現「フ」筆形，並且將「フ」改變橫畫行筆的方向，變成「フ」，接著，為了縮短書寫路徑，第一撇寫完，隨即接下一撇，因此形成「フ」的筆形。(表 18)「歲」和「成」的寫法相似，則是漢簡下方的形構混同「成」字，再加上「止」混同「止」，因此「來」字若切分為兩部分，應是「フ」和「來」(成)，而非「フ」和「來」(來)。智永墨跡本的「來」的草書作「來」，將「フ」寫作「フ」較為少見，李郁周析論此字，認為省略中間使轉的小筆畫，屬於誤筆。²²

²² 李郁周，〈智永名下〈真草千字文〉墨跡本的草法問題〉收錄於《中國書史書跡論集》(臺北市：蕙風堂，2003)，頁 19。原文為「賊哉」兩字左下寫成「一撇」，右邊類似「木」字，與此同形

表 18：「來」、「成」、「歲」真草例字



(四)連筆

綜觀漢簡連筆的方式，符合「米」字形的走向，可分為三大類的連筆方式，橫向、縱向和斜向連筆。漢簡草化的過程，單獨使用橫向或縱向連筆，容易對應正體字和草書之間的關係，相較之下，斜向連筆較難覺察兩者之間的對應性。以下針對使用連筆書寫的手段，造成真草對應性不佳的草構，析論其發展的脈絡。

1. 橫向連筆

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中的「」(賊)，初看右邊的形構，與「成」或「來」的草構相似，然而，探究「賊」的字源，卻和「成」、「來」無關。「賊」，「形聲字。從戈，則聲。」《說文》篆文所從的「刀」放在「戈」下，「貝」在左邊，隸變作「」，「フ」又訛變作「」，遂成「賊」字。²³漢簡「」(賊，新居延簡)，「戈」下的形構是「刀」，之後草化作「」(賊，居 257.22)，「フ」是「刀」的草構，因此「賊」右邊「」草化的結果與「來」的草構相似。「賊」左邊的「貝」，下方「」連筆寫成一橫，「目」保留右上筆形，草化為「」，「」末橫連筆至「」，形成「」，漢簡「貝」的慣用連筆方式，參見下方字例框出的橫畫。(表 19)

的字計有「來歲譏機」四字，皆為誤筆。帖中另有「成誠職城幾機」等六字左下寫成「轉折兩撇」，即合規範。

²³ 李學勤，《字源》(天津市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7月)，頁1107。

表 19：漢簡「八」連筆書寫之草化例字

「貝」部繼續草化，上方的「目」中間短橫連寫成一豎，往下連筆橫畫，於是「貝」草化為「𠃉」的形構，如「𠃉」(賊，肩水金關漢簡 T37:981)和「𠃉」(賊，敦煌漢簡 203 盜賊)，故「𠃉」最下方的橫畫是實筆，代表「八」，上方的口形，可以一橫代之，或是取右上的輪廓「𠃉」，因此「貝」草化作「𠃉」，可參見「𠃉」(賈，居 332.8)下方「貝」草化為「𠃉」。「賊」的左邊部件「𠃉」(貝)的末筆連寫至右邊部件「𠃉」首筆的橫畫，於是形成「𠃉」的草構。

「賊」寫作「𠃉」，呈現漢簡左右結構草化的連筆特徵。左右部件連筆的方式，初期是保留左邊的形構，左邊的最後一筆畫，接近水平的對接方式，連寫到右邊部件的首筆，此法最為順手，而且可縮短書寫的路徑。如表 20 的「維」、「絀」、「游」、「到」的草構。(表 20)

表 20：漢簡左右結構的連筆方式

維 武威儀禮 泰射 63	維 居延圖 361 157.13 合	絀 居延乙 292 附 51	絀 居延圖 197 67.7	游 武威漢簡 王杖 7	游 居延圖 263 282.5	到 居延圖 120 511.29	到 居延圖 513 101.30 合

漢簡發展出左高右低的結構之後，為了使得右邊部件不會因為下移，造成整個字占據太長的空間，因此先縮短左邊部件的長度，再將左邊的末筆順勢對接至

右邊的首筆，例如「譚」(居 142.1)和「護」(居 110.5A)，此結構特色也可見於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的「味」(誠)、「使」(使)、「墳」(墳)和「既」(既)，此連筆造成左邊草構短，而且偏上的結構，在智永草書的「賊」(賊)字，可見此連筆方式造成的結構特徵。

2. 縱向連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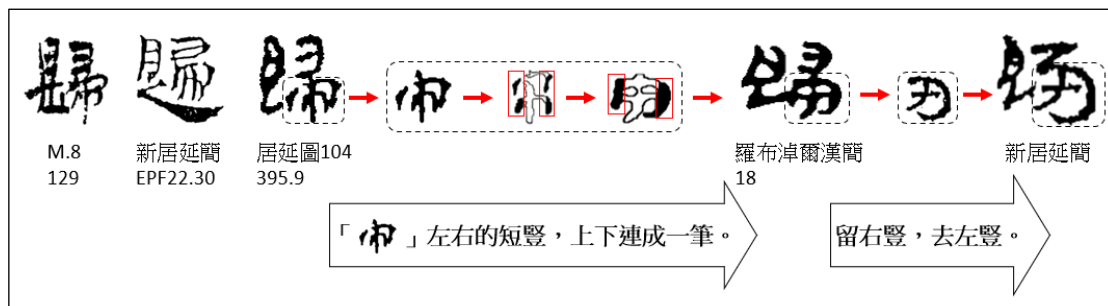
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的「豫」草書作「𠄎」，左偏旁看似「彳」的草書寫法，然而，「予」和「彳」，兩者毫無字源關係，造成形構相似的關鍵點在於「予」先進行直向的連筆，將「予」的點和下方的豎鉤連筆，形成「𠄎」(豫，居 10.16B)的形構，之後，「𠄎」使用化曲為直的草化方式，簡化為「𠄎」，最後寫成「𠄎」，形構如同「彳」連筆寫成「𠄎」。關中本的「豫」草書作「𠄎」，能清楚看出接近「𠄎」的草化形構，亦即第一點代表「𠄎」。漢簡的「予」寫作「𠄎」尚有「𠄎」(舒，275.21B)。理解「予」可以草化成「𠄎」，就能釐清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的「豫」寫作「𠄎」，是「𠄎」的形構使用化曲為直、筆畫在交接點轉向而寫作「𠄎」，並非從「彳」連寫成「𠄎」，而且末筆上挑的筆形是虛筆。

再舉一例，也是縱向連筆的方式造成草構與平常的楷書差異極大。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的「禍」草書作「𠄎」，對應的真書作「禍」，「禍」右邊部件的連筆方式來自漢簡的草化手段；亦即上下結構的字，若是由兩個包圍部件堆疊的結構，會先把上下部件，左邊的豎畫連寫成一筆，例如「昌」(昌，武威王杖 7)、「𠄎」(福，居 4.1)和「𠄎」(過，303.4A)。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的「禍」作「𠄎」，形成右邊草構的關鍵手段是先經過「𠄎」的左豎連筆，才能繼續演化成「𠄎」。

豎畫連筆產生形構大改變的部件之一是「𠄎」。「𠄎」包含上下兩個同形的「𠄎」，將左右的豎畫各連成一筆，寫作「𠄎」，例如「歸」字，漢簡作「𠄎」(羅布淖爾 18)，今草保留「𠄎」右邊形構，省去左豎，再轉動「十」

的筆形，有助順時針使轉的筆勢。漢簡的部件「巾」運用左右豎畫連筆，已發展至「𠂔」(新居延簡)的形構，右邊「帚」的部件草化作「𠂔」，已是穩定的草書代表符號。(表 21)

表 21：「歸」字草化方式



3. 橫向、縱向連筆合用

連筆的方式，橫向和縱向結合使用，可以改變漢簡繁複的形構，產生橫豎相交的部件形態，例如「齒」和「與」的草化方式，「𠂔」和「𠂔」原本分開的小筆畫，經過連筆的整合，形成「田」的形構，再經過省筆的作用，產生「田」字的形構，便可運用「口」形的代表符號替換繁複的形構。「齒」的草化方式參見表 22，「與」的草化方式參見表 23。

表 22：「齒」字草化方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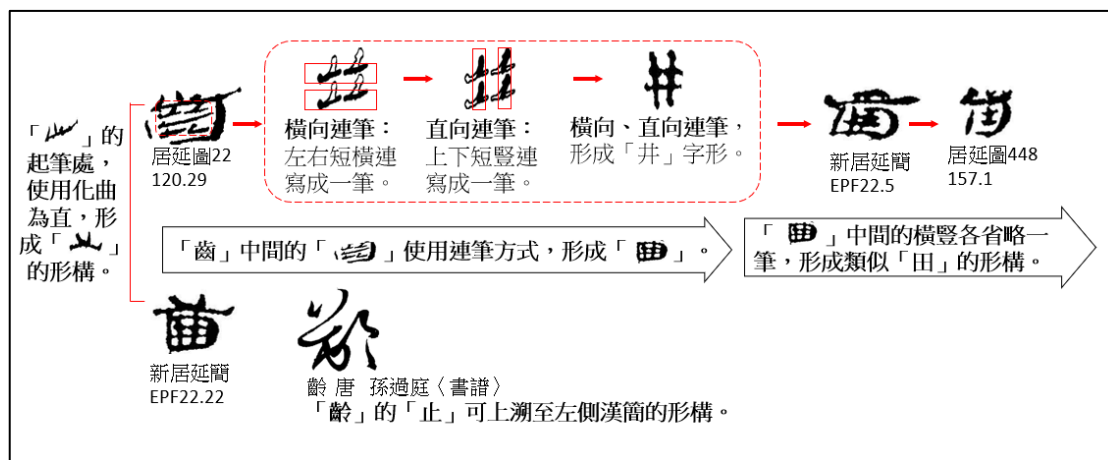


表 23：「與」字草化方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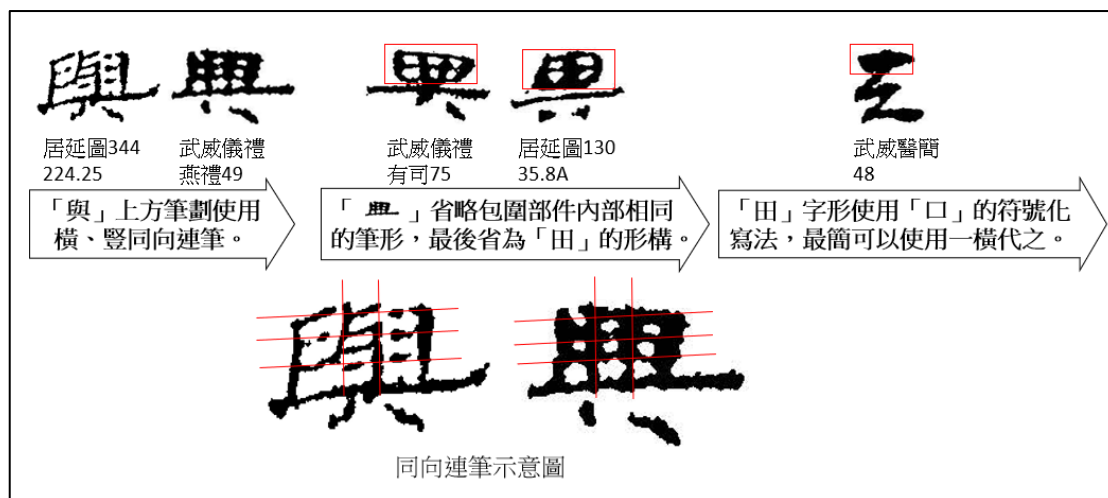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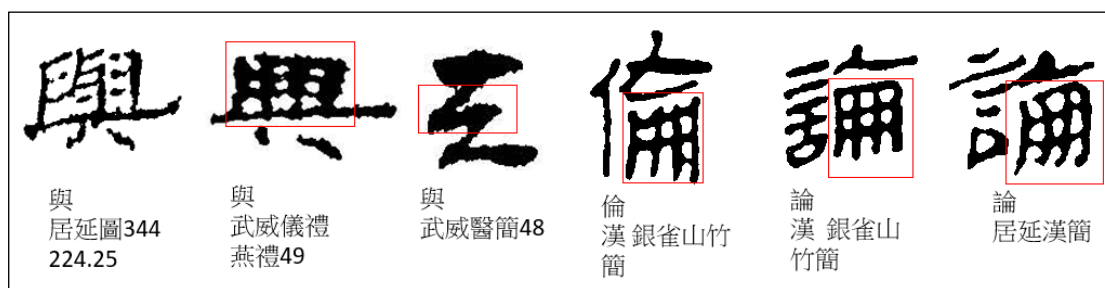


表 24：漢簡包含「𠃉」部件之例字



「與」字的草化方式，對於理解「倫」、「論」、「舉」、「譽」等字的草構，具有關鍵性的輔助作用。從《大書源》字典中，找不到從「倫」至「𠃉」、從「論」至「𠃉」中間繁簡不一的草構。由於部件「𠃉」在漢簡的文字都寫作「𠃉」，和「與」字的「興」（與，武威儀禮燕禮 49）上方的部件相同，合理的推論，當「與」字草化成熟，寫作「𠃉」（武威醫簡），使得「倫」、「論」之類的字形，右下的「𠃉」直接使用符號化的代表寫法。（表 24）

「與」草書寫作「𠃉」，在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或是孫過庭的〈書譜〉，都是很穩定的草構，推論「倫」、「論」省略中間發展的過程，直接取用代表符號。由於「與」的隸、楷字形，完全見不到「𠃉」的痕跡，因此歸納草書符號的學者

或書家，未曾有人將「𠂔」的形構視為「田」的類別。只有從繁簡不一的漢簡，才能梳理出「與」字草化至「𠂔」的發展脈絡，也只有釐清「與」最上方是因為橫向、直向連筆之後，產生「𠂔」的形構，才能合理類推至「田」的符號化寫法。馬國權切分「倫」部件的方式：「A (音集)草為 𠂔，𠂔 (冊)以 𠂔 為代，此點符借代法也。」²⁴筆者依據「與」的漢簡草化方式，將「𠂔」的代表符號歸為「一」，而非「𠂔」，而上方的「A」，草構為「𠂔」，與馬氏切分方式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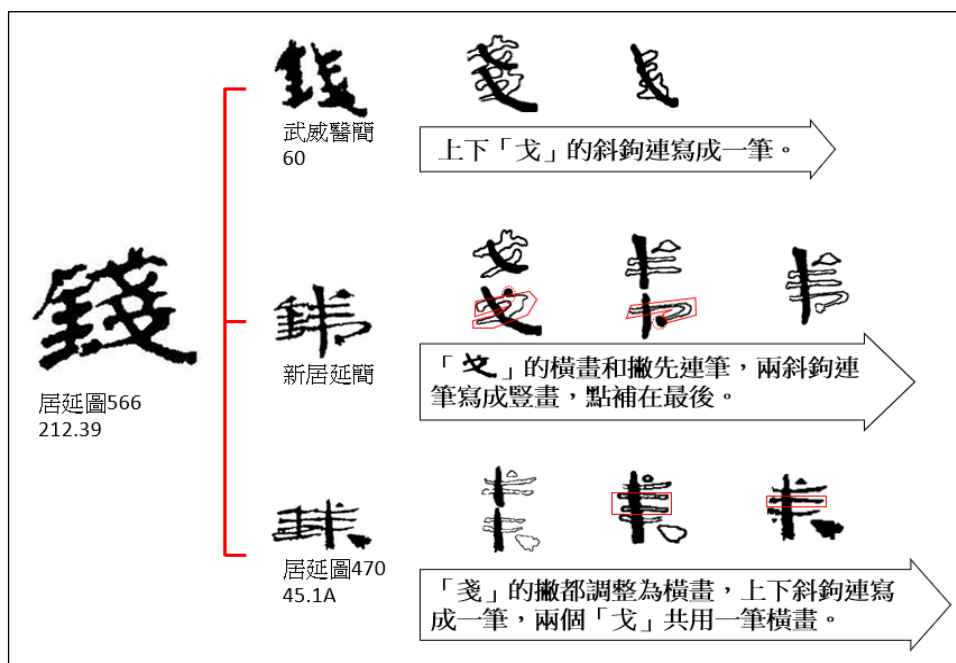
「舉」的草書作「𠂔」，從漢簡切分的部件類推，「𠂔」對應「乙」、「八」對應「ハ」、「𠂔」對應「𠂔」。「譽」的草書作「𠂔」，推論「𠂔」採「田」的符號化寫法，以三點代之，「一」對應「𠂔」、「𠂔」對應「𠂔」、「言」對應「𠂔」。綜上而論，理解「𠂔」(與)漢簡的草化方式，對於「𠂔」(倫)、「𠂔」(論)、「𠂔」(舉)、「𠂔」(譽)，能產生類推草法的效應。

4. 斜向連筆

斜向筆畫為了縮短書寫路徑，除了將兩筆斜向筆畫連寫成一筆斜筆，甚至會改變筆畫的角度，寫作直畫，連帶影響使轉的方向。(表 25)例如「錢」的漢簡有三種連筆的方式，分別作「𠂔」、「𠂔」、「𠂔」。第一種是將兩斜鉤連成一筆；第二種將下方「戈」的橫畫和撇先連寫成右弧，下方斜鉤變豎畫，再補上最後一點；第三種是把上下兩筆斜鉤連筆書寫成豎畫，最後再補點。(表 26)

²⁴ 馬國權，《智永草書千字文草法解說》，頁 241。

表 25：「𦏧」斜向連筆草化方式圖解說明



漢簡中大量的「錢」字，是依「𦏧」的連筆方式繼續草化成「𦏧」，而章草則採用「𦏧」的連筆方式，發展成「𦏧」。「錢」字在《木簡字典》收錄的形構，「𦏧」的寫法最多，達 40 多字，高出大約只有 10 個字左右的「𦏧」形構。²⁵但是章草挑選後者作為草構的代表字，皇象《急就章》的「錢」字作「𦏧」，因此影響今草「𦏧」在合體字的草構，例如「𦏧」（賤）、「𦏧」（棧）。李永忠指出：「章草針對一般的漢代草書進行了規範化、合理化的淘選和演變。淘選的原則是既要保證必要的識讀特徵，又要兼顧字形的簡省，同時筆畫順序也要比較合理。」²⁶推論「錢」作「𦏧」是漢代權威人士篩選後，影響合體字右邊部件「𦏧」草構的主流形態。

²⁵ 佐野光一，《木簡字典》（東京：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，1991），頁 744-746。

²⁶ 李永忠，《草書流變研究》（海南省：南方出版社，2009 年），頁 126。

表 26：「錢」字三種連筆方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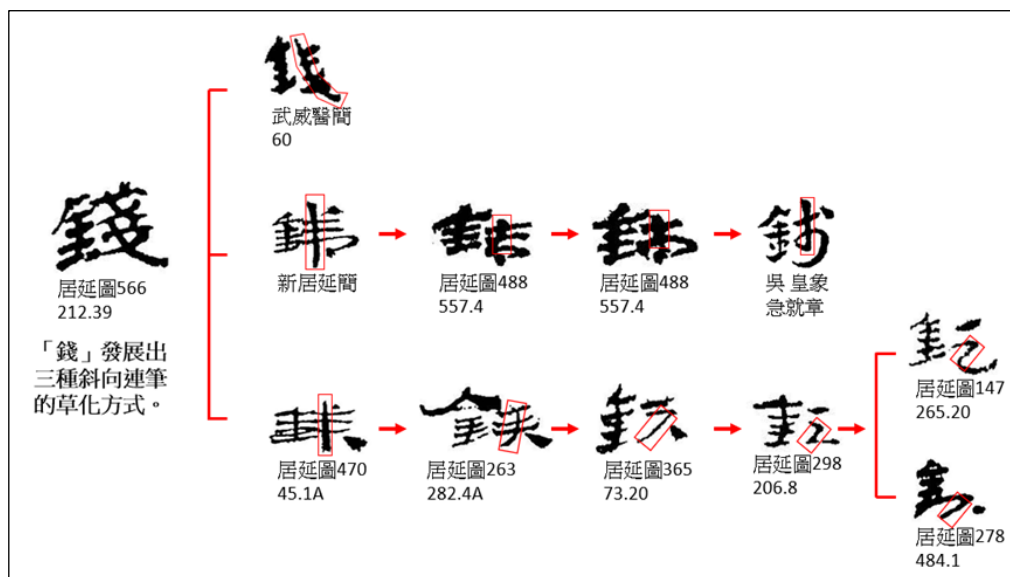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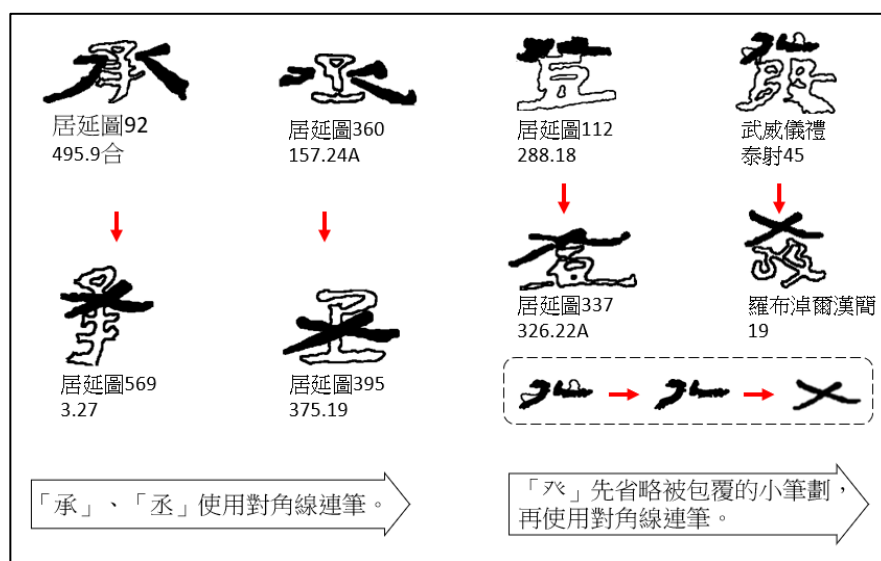


表 27：斜向連筆例字



「發」字，上方的「𠂔」保留輪廓，省略同筆形的短筆畫，寫作「𠂔」，(參見表 27 的圖解)再進行對角線的連筆，寫作「𠂔」，接著轉動「𠂔」的角度，變成「𠂔」，撇的筆畫可和「弓」草化後的斜筆共筆，「𠂔」草化作「又」，因此「發」的今草結構可作「友」。(參見表 28)另一種草構是把「𠂔」草化作「𠂔」，兩點連筆，改變筆順，故「發」亦作「友」。(參見表 29)「發」草

構作「友」，與「友」字混同，但從漢簡觀之，「發」作「友」是依循漢簡慣用的草化思維發展而來的寫法，並非錯字。故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關中本的「發」作「友」，墨跡本作「友」，都是順應漢簡草化手段演化而來的草字。

「承」的漢簡採用對角線的連筆方式，將「承」寫作「𠄎」，透過「𠄎」(承，居 3.27)的形構，推論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「承」的草構「𠄎」，是因為「𠄎」轉動角度變成「十」，豎向筆畫可以和「𠄎」的中豎共筆，故「承」作「𠄎」，並非直接省略撇、捺，簡化作「𠄎」，而是對角線連筆和共筆形成的草構。

表 28：「發」字草化方式(一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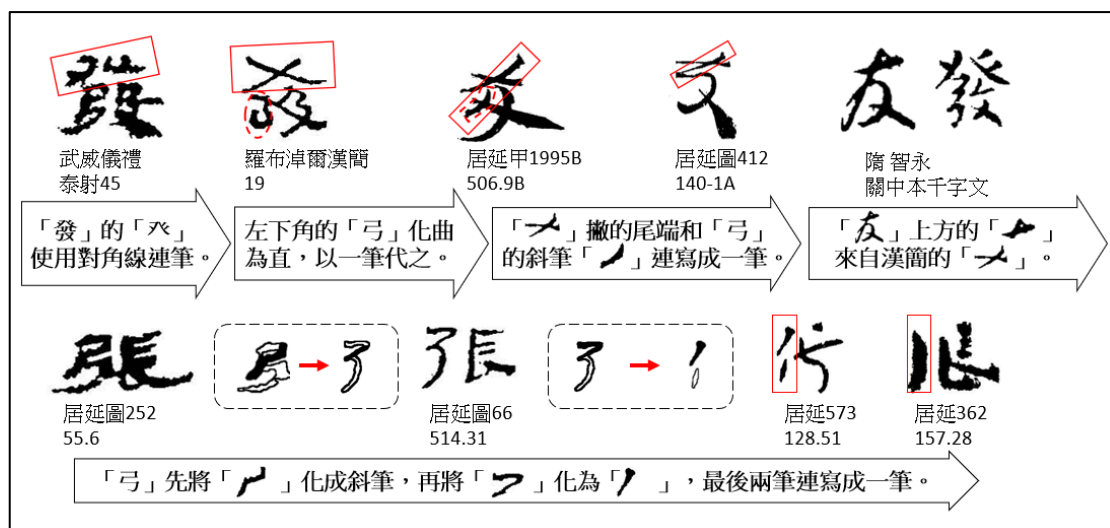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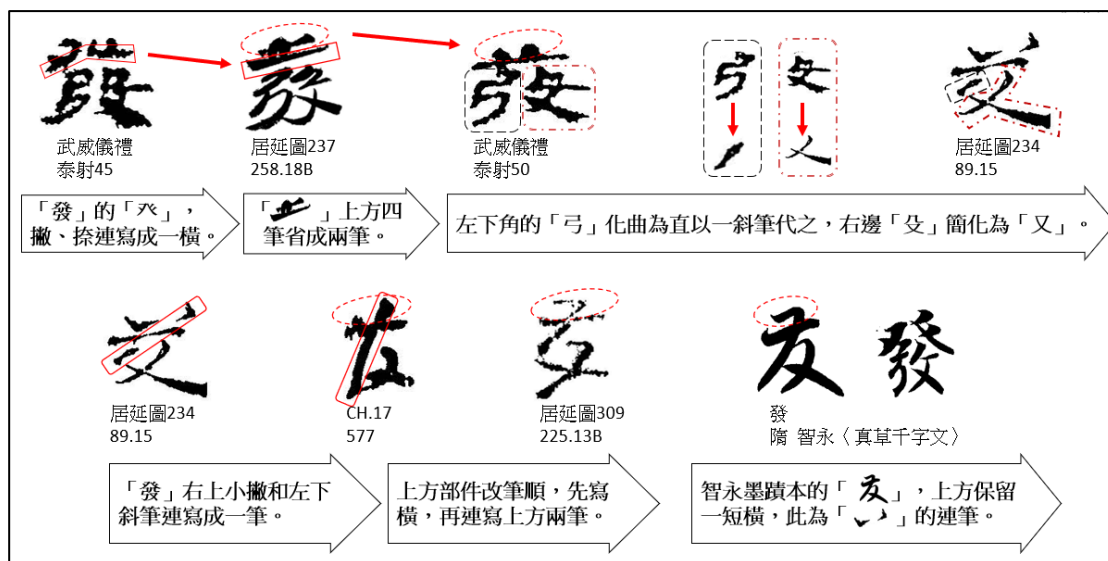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表 29：「發」字草化方式(二)



5. 連筆綜述










漢簡使用的橫向連筆，將「丿」連寫成一橫「一」，大致上通用在部件的上方、中間、下方，在漢簡草化的過程，已達到成熟穩定的草構，隱藏著漢代慣用的草化方式，例如「謹」、「賊」等字的草構；同理，縱向的慣用連筆方式，形成今草「豫」的「予」寫作「卩」、「禍」的草構作「禍」，左右部件中間保留連筆形成的長豎畫。

從「錢」、「發」、「承」的連筆方式，可知漢簡在斜向連筆的使用方式，已跳脫筆順的制約，上升至追求視覺的連筆，進而改變原本書寫的筆順，「發」字兩種草構「友」、「友」都是漢簡草化的結果，「友」的寫法並非筆誤而少寫一折筆，「承」的草構看似省略左右伸展的筆畫，中間隱含轉動筆畫組的角度、共用筆形等常見的草化手段。「錢」右邊「𠂇」（𠂇）改變筆順，增加筆形使轉的流暢，「𠂇」的部件草構作「𠂇」，被選為章草的規範寫法，因而延續至今。漢簡最常見的「𠂇」，右邊「𠂇」可能和「貝」、「又」、「欠」的草構易混，故而被淘汰。

王鳳陽、李洪智、楊宗兵對於連筆都提出相同的論點：產生連筆的條件是運筆的方向相同，不是筆形的方向相同。²⁷筆者分析漢簡草化的脈絡，發現連筆方向相同的連筆是初期常見的草化手段，有些漢簡草化到無法再簡省筆畫的階段，連筆的方式就會打破筆順的慣性，重組部件的筆畫，不僅改變獨立部件的筆畫，還可能跨部件的方式重組筆順，因此增加後人理解草法的難度，例如「」（等，武威醫簡 56）第一筆和下方右弧連筆草化成「」（等，居 89.3）。漢簡連筆的方式，除了減少筆畫提按的次數，縮短行筆的路徑，還間接改變正體字的結構，或是影響左右結構的比例關係，此改變亦是造成草法不易理解的原因之一。

(五)移動筆畫接點

「移動筆畫接點」意指改變筆畫的交接狀況。移動筆畫接點的草化方式，在前人的研究中，甚少被特別討論，與移動筆畫接點相關的草化說詞，都是用「快速連寫」描述筆畫接點被移動的現象。細究兩種不同的表述方式，「快速連寫」應該會意為書寫速度變快，純粹加快手的移動速度，而不是縮短書寫的路徑；「移動筆畫接點」的描述方式，可具體看出距離的改變，省去提筆之後，在空中移動到交接點的路徑。

草書中最常見的移動筆畫接點的部件有「大」、「人」和「厂」，「大」字由「」寫作「」，在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的第一個字「天」，草書作「」，就可以看到這個草化方式對草構的影響。「人」寫作「」，在「合」、「金」、「余」這類的草構，都可見撇、捺接點下移的方式，如「」（合）、「」（金）、「」（途）。「厂」寫作「」，也因為順手，不會被特別提出，如「廣」寫作「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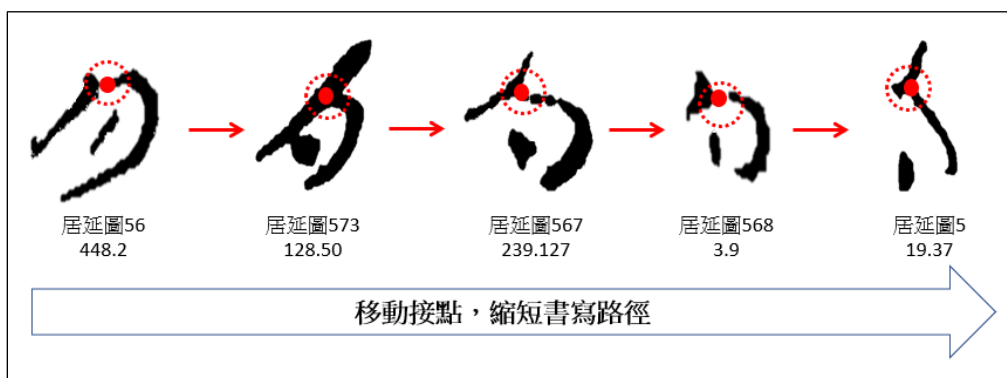
²⁷ 王鳳陽，《漢字學》（長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 764。

李洪智，《漢代草書研究》（北京：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4），頁 94。

楊宗兵，〈秦文字草化析論〉，《中國歷史文物》，第 2 期（北京：中國國家博物館，2006），頁 28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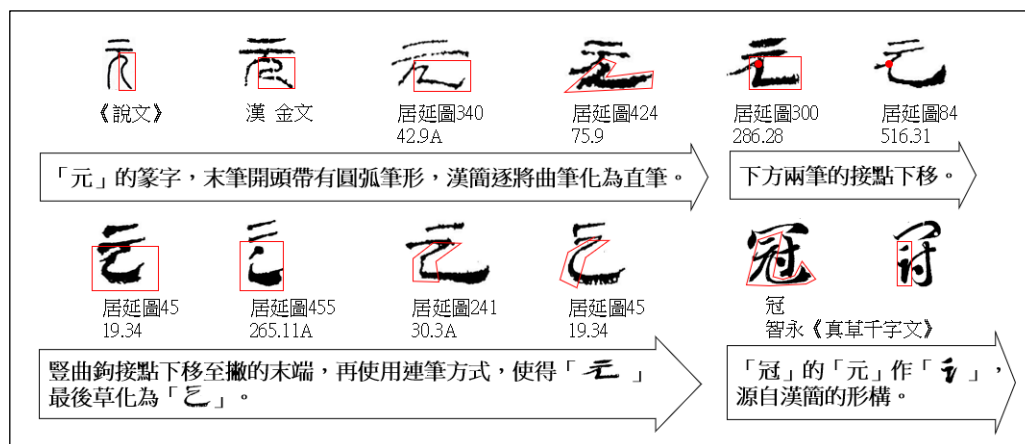
「月」字的草構是移動筆畫接點的典型例子，而且「月」的草構「𠄎」在合體字的草書中，乃是非常穩定地被使用的草書符號。「月」的第一筆和第二筆的接點，由上方移至下方，完全改變「月」字三面包圍的結構。(表 30)若不理解移動接點的草化過程，即便探究草書篆、隸的字源，也難以找到對應的主流字體。

表 30：「月」字草化方式



漢簡文字因為移動筆畫接點，而造成形構混同其他字的例子，如「元」寫作「𠄎」，理解「𠄎」的草化方式，可釐清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的「冠」字，將「元」寫作「𠄎」的原由。「冠」字，草書作「𠄎」，左下的「元」作「𠄎」，看似「言」部的草寫方式，但從漢簡分析「元」的草化脈絡，會得到不同的結論。「元」字的「儿」，這兩筆在漢簡的形構，原本接點在上方，漸漸下移至撇畫的下方，最後連筆寫成「𠄎」(元，居 19.34)。(表 31)

表 31：「元」字草化方式與運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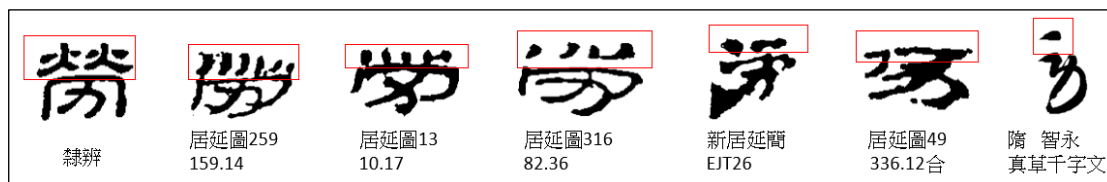


「乙」運用在「冠」的草構，寫作「𠄎」，看似「言」的草構，實為「元」的接點下移，再加上連筆的草化方式，於是「冠」字草書作「𠄎」。

(六)先連筆再縮短筆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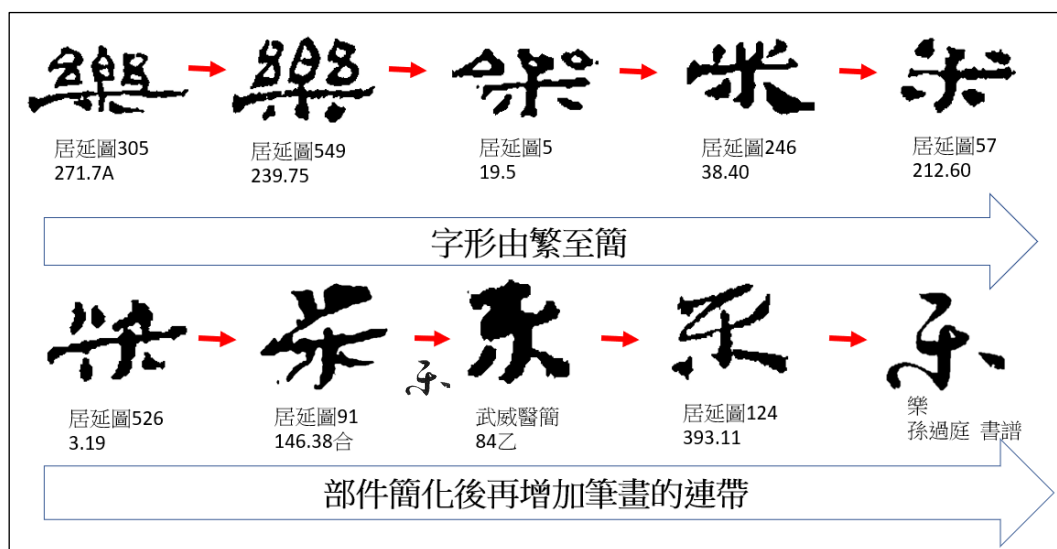
「勞」、「樂」、「變」和「卿」四個字的草化方式有一個共同的特徵，連點成畫，今草再將橫向筆畫縮短，而成為規範式的草構。「勞」的漢隸，上方「𠄎」縮短成六點，重複的筆形簡省至三點，再將點畫連寫成一筆，中間「一」的形構，保留右側的「一」，今草縮短漢簡的上橫以及「一」，於是寫成「𠄎」。(表 32)

表 32：「勞」字草化方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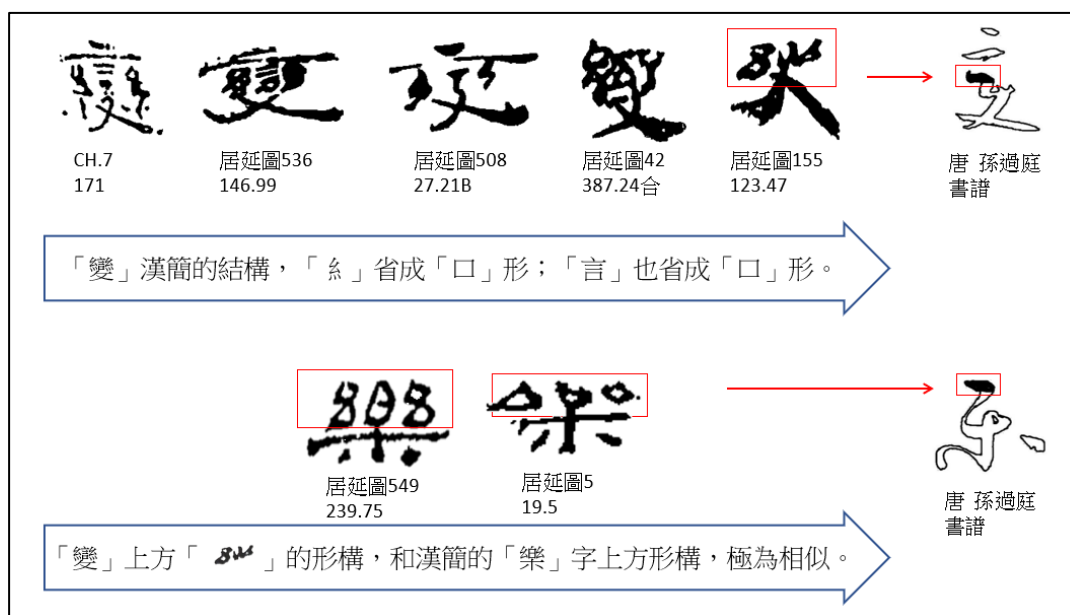
「樂」上方的形構，從漢簡可知最關鍵的轉變在於「𠂔」的草構，運用損複為單的通則變成「𠂔」，於是和「口」形相似，便可借用「口」的草化符號以一點代之。最後，原本繁複的「𠂔𠂔」變成三點，連寫成一橫，再縮短橫畫的筆形，變成一點。因此「樂」的草書作「𠂔」，第一筆和第二筆之間的撇是帶筆，屬於虛筆，故〈書譜〉的「𠂔」，首筆寫成一點，此點和第二筆橫畫只有牽絲的帶筆，此乃符合草書筆畫虛實的表现方式。(表 33)

表 33：「樂」字草化方式



「樂」字草書簡化的方式，可類推到形構相似的漢字。〈書譜〉的「變」字，草書作「𠂔」，上方的「𠂔」，乍看之下和「言」的草書「𠂔」很像，易被理解成「變」省略左右的「糸」，保留中間的「言」。然而，從漢簡繁簡不同的形構推論，較為合理的解釋應該是：「變」上方的形構採用「樂」的演化方式，中間的部件「𠂔𠂔」，最後也省成一點，故草書作「𠂔」，「變」字的漢簡演化過程，參見表 34。

表 34：「變」漢簡草化方式



「卿」字，從漢簡中可見原本帶有包圍形構的部件，最後以一筆代之，與「樂」字的草化方式具有相似的草化邏輯。「𠄎」先草化至「𠄎」，然後以連帶的手段寫作「𠄎」，最後作「𠄎」，漢簡的形構已成為穩定的草構，與〈書譜〉的「𠄎」（卿）字草書結構相同，只是首筆寬窄略有不同，此形構從漢簡發展的脈絡分析，第一筆右弧的筆形隱藏著左邊、中間部件的筆形，並非完全省略，只保留最後一個部件。（參見表 35）從「勞」、「樂」、「卿」的漢簡草化過程可知：漢簡保留數點連筆後的橫畫長度，今草將此橫畫縮短成點，因而造成草法不易理解。






表 35：「卿」漢簡草化方式









三、漢簡草化方式綜合作用之今草例字

成熟的今草形構，常常包含數個草化的方式，而且草化的進程環環相扣，必須先產生前一個草化結果，才會發展出下一個草化的形構，此類的草書以個別分析的方式，析論漢簡草化方式對今草形構的影響，分析的草書包括「叔」、「馬」、「臣」、「臨」、「籃」、「藏」、「巨」、「渠」、「願」、「卒」、「意」、「夏」、「其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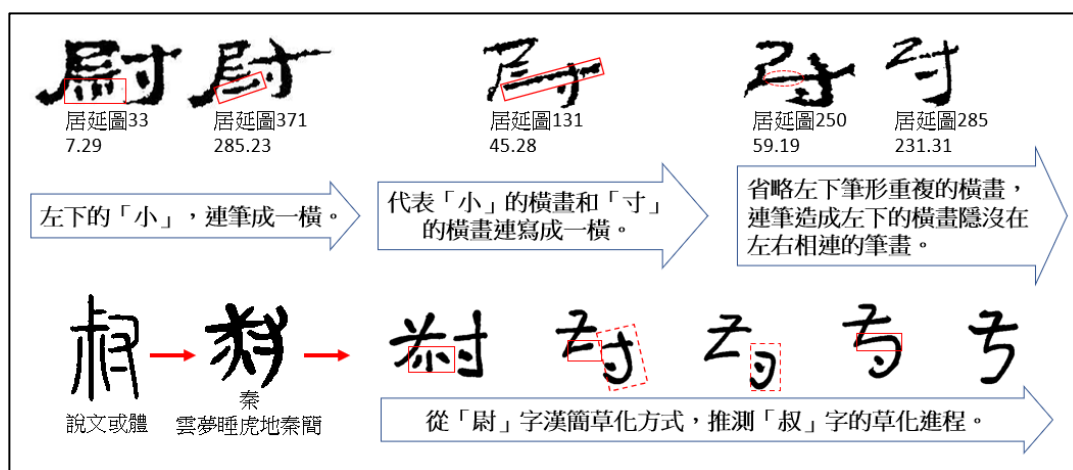
(一)叔

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墨跡本的「叔」作「」，關中本作「」，兩種版本開頭的起筆幾乎是豎畫的寫法。〈書譜〉全文沒有單獨的「叔」字，只有「」(淑)的草書，故取其右邊的形構「」作為「叔」字的草書，用以探究「」的起筆，何者較符合草書存字之梗概的特性。

馬國權從《說文》或體  解說智永真草千字文「」和「」的草法，舉王羲之《十七帖》的「」說明：「開頭的『』是『』左上方點

和撇的連筆，下省三點，『𠂔』由原本左右結構變成上下結構。²⁸秦、漢簡「叔」字的寫法，呼應馬國權的解說，秦、漢簡明確的保留「上」開頭兩筆的形構，因此孫過庭的「𠂔」起筆的短橫更能顯示「叔」上方形構的特徵。「叔」的草構難以理解的主因，並非在「𠂔」的中豎是否要有一個短小的折筆，而是原本左右結構的字形，在隸變合成一體，因此「叔」的草構「𠂔」必先理解篆書「叔」屬於左(𠂔)右(𠂔)分開的結構，再加上明瞭漢簡草化的慣用連筆方式，才能完全釐清「𠂔」形構的由來。首先，「𠂔」可藉由「尉」字的漢簡，理解「小」在左下方的草化手法。李洪財針對「尉」的草化方式，做了深入的探討，「尉」的草書「𠂔」(居 231.31)左下方的「小」，三個小點筆形連寫成一橫，接著，和右邊的「寸」連寫成一筆，因此容易被歸為省略，但從漢簡繁簡不一的形構推演，若將「𠂔」解釋為省略整個部件「小」，實屬不妥。²⁹「𠂔」草化的手段和「尉」類似，左下的「小」連筆寫成一橫，再加上漢簡左右結構連筆的方式。一般而言，最初期的連法是直接對接到右邊的首筆，除了「尉」展現此連筆特徵，也可以從「𠂔」(到，居 101.30 合)和「𠂔」(維，居 157.13 合)看到相同的草化方式。綜合左右結構在部件間的連筆方式，以及「尉」的草化方式，推測「𠂔」(武威漢簡)草化成「𠂔」的進程如表 36，馬國權認為「𠂔」省左下三點，但從漢

表 36：「尉」、「叔」草化方式



²⁸ 馬國權，《智永真草千字文草書解說》，頁 90。

²⁹ 李洪財，《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》，頁 82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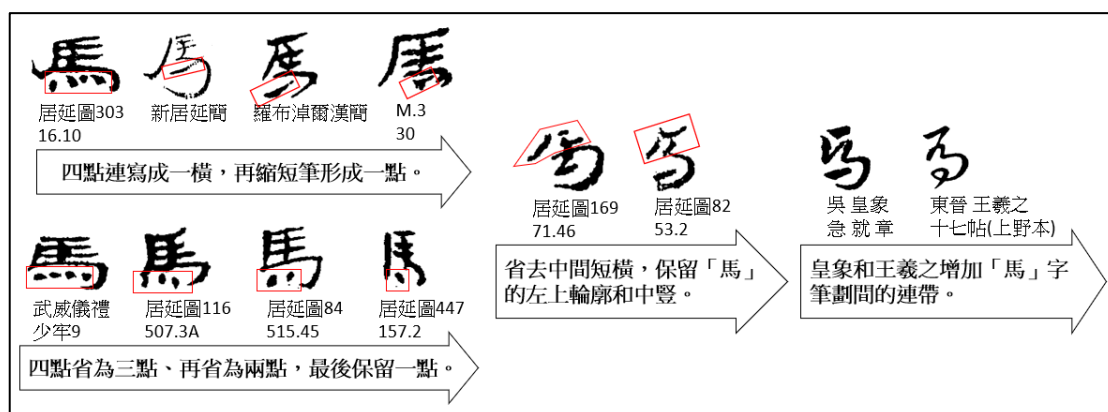
簡漸進式的草化觀之，「𠂔」有保留左下三點的筆形，只是隱沒在左右部件連筆的橫畫中。

(二)馬

「馬」在合體字的左偏旁，草書符號作「𠂔」，第二筆橫畫究竟代表「馬」(武威儀禮少牢 9)的哪一筆？「馬」字的草化方式，從表 37 的圖例，可清楚看出「𠂔」(馬，居 53.2)省略上方形構的橫畫，之後，皇象《急就章》的「馬」增加兩豎之間的帶筆，寫作「𠂔」，王羲之《十七帖》的「𠂔」(馬)還保留上方的豎畫實筆，直到智永《真草千字文》「馬」的偏旁寫法，已經穩定寫作「𠂔」的形構，例如「驢𠂔」、「騾𠂔」、「驤𠂔」。

綜上而論，推測草化成第二筆橫畫的關鍵在於使用連筆的手段。「𠂔」字第二筆和第三筆類似「𠂔」的筆畫組，故可連帶成一橫，寫作「𠂔」；如同「𠂔」(平，居 188.33)第二筆和第三筆連寫成橫，此類的草構還有「𠂔」的草構寫法，開頭的兩筆草化至「𠂔」，接著連寫成一橫，故草書符號作「𠂔」。由此可知，無法透過主流字體篆隸形構的探究找到對應的筆形，必須從漢簡繁簡不一的墨跡實相中，釐清今草形構的由來。

表 37：「馬」漢簡草化方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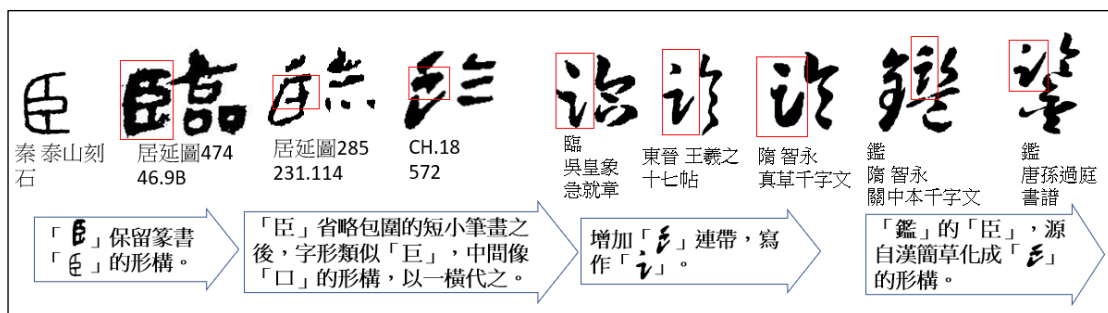


(三)臣、臨、籃(藍)、藏、巨、渠

「臣」的草書作「**𠄎**」，此草構和武威漢簡「**𠄎**」對應性較密切，而非篆書「**臣**」。「巨」的草書作「**𠄎**」，草構中的一點可對應北魏時的楷書「**巨**」，而非漢簡。通常「臣」的草書「**𠄎**」，中豎貫穿中間的寫法是區別「巨」字草書「**𠄎**」的明顯特徵。但是，當「臣」字在組合字的左邊，如「**臨**」(臨)，「臣」的寫法，又和「巨」的草書「**𠄎**」相近，都有「**乙**」的形構，不免讓人產生疑惑，造成兩者形構相近的原因為何？「臣」字草構的不穩定性，也發生在「藍」的草書「**𠄎**」，中間的「臣」以「**𠄎**」代之，像似「**𠄎**」的草寫法，此寫法能類推到合體字具有「臣」的部件嗎？這些混淆的現象，從漢簡繁簡不一的例字中，能獲得合理的解釋。

「臣」的草構，依照漢簡草化的方式，先省略被包圍的短小筆畫，故「**臣**」省作「**𠄎**」，「**𠄎**」上橫和下方筆畫組略分開之後，就形成「**乙**」的形構，上橫下方的部件可依據保留輪廓的慣用方式寫作「**乙**」，因此「臨」和「鑑」的「臣」字作「**乙**」，草構來自漢簡「**𠄎**」(臨，CH.18.572)的草化脈絡。(表 38)

表 38：「臣」在合體字的草化方式



分析今草和漢簡草化的關係，可理出另一種「臣」字草化的方式，典型的代表字是「賢」字，草書作「**𠄎**」，保留「臣」左邊的輪廓。此類的草化方式，還包括「翳」左上部件「医」的草構，也保留左邊的輪廓，故「翳」草書作「**𠄎**」。

智永墨跡本的「籃」和關中本的「藍」，兩字的「臣」，草構和「賢」字左上方的「臣」相近，應是採用保留「臣」字左側輪廓的思維，故從「𠄎」連寫成「𠄎」(智永墨跡本)，中間連帶處切斷後寫作「𠄎」，便形成「𠄎」的形構(智永關中本)。

(表 39)







表 39：「臣」在合體字的兩種草構寫法



理解「臣」有兩種草化的方式之後，進一步分析「臧」字，草書「臧」的部件切分方式。首先，借「臧」字的草書與楷書的對應關係，分析「臣」字的草構在「臧」屬於哪些筆畫組。「臧」右邊的「戈」和中間的「臣」可依慣用的草化方式，「戈」寫作「七」，「臣」寫作「𠄎」，再將兩個部件依書寫的順序，「戈」在上方，「臣」在下方，藉由連筆的方式，合寫成「𠄎」。皇象《急就章》的「臧」(臧)，能清楚看到尚未完全連筆前的形構，有助推理「臧」字的草書部件切分方式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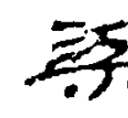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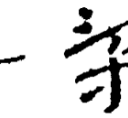

進一步分析結構與「臣」相似的「巨」字。「巨」的漢簡未見下橫上方加一點的寫法，最早可能在北魏的楷書才出現增加一點的形構，故「巨」字未加一點時，和「臣」字草化至「𠄎」的形構相同。因此採用「臣」在左邊的草書符號「𠄎」再加上一點「𠄎」作為區別，推測「臣」的草構先發展成熟，「巨」採用「臣」的草化符號再加上一點。(表 40)

表 40：「巨」字漢簡、真書、草書例字

					
秦 睡虎地秦簡	前漢 馬王堆帛書	漢 居延漢簡	北魏 元暉墓誌	隋 智永 關中本千字文	隋 智永 真草千字文
「巨」的左下方運用接點轉向，使輪廓簡潔。		「巨」在下橫上方加一點，始於北魏楷書。		取右符，中間類似「尸」的形構，化曲為直作「フ」。	
「巨」的漢簡，缺少繁簡不同的例字，推論「𠄎」是運用漢簡常用的草化方式，寫成草構。					

「渠」字，草書作「𠄎」或「𠄎」，兩種草構右上方「巨」的寫法「𠄎」或「𠄎」都和單獨的「𠄎」(巨)不同，主要原因來自「渠」的「巨」在第一步草化時，便和下方「木」字的橫畫共筆，所以改變「巨」的拆解方式。(表 41)

表 41：「渠」字草化方式

						
居延圖207 133.4A	居延圖378 4.29	居延圖179 325.12	居延圖甲188 附30	居延圖296 40.4A	居延圖115 507.5	渠 智永 真草千字文
「渠」右上方的「巨」，下方的橫畫和「木」的橫畫共用。		「尸」的豎畫彈性縮短後，上橫和下方部件分離，形成「一」和「尸」的兩個部件。			「一」和「尸」的連筆書寫，產生「𠄎」的筆形。	

若把「木」的上橫當作「巨」的下橫，「渠」仍然符合「巨」的草化方式。「渠」字草書，智永千文墨跡本寫作「𠄎」，關中本刻作「𠄎」，兩者相較，一般而言，會把關中本沒有連帶的寫法當作標準。然而，從漢簡草化的過程得知，「𠄎」和「𠄎」之間的帶筆，還包括「巨」上方的橫畫，若是將「𠄎」切為「𠄎」，則難以對應到「巨」的上方形構。此現象如同前文「謹」字的草書，漢簡作「𠄎」(謹，居 76.2)，智永千字文草書將中間帶有連筆的長弧線完全省略，將「謹」寫作「𠄎」，造成草法理解的困難。(表 42)

表 42：「渠」字右上「巨」的草構筆畫虛實之簡圖說明



(四)願

「願」草書作「𠄎」，初步切分楷書和草書的對應關係，右半邊的「頁」，草構應作「𠄎」，左半邊的「原」，究竟是對應帶有挑筆的「𠄎」或是只有左側的筆形「𠄎」，可從漢簡的「願」字寫法以及「頁」在右偏旁時慣用的草化方式，推論出合理的答案。「願」的漢簡字例字不多，但可藉由其他字的草化方式找到佐證「願」字草化的可能途徑，如「頁」在右邊的合體字，「頭」有完整的草化過程。

表 43：「頭」字右偏旁「頁」的草化方式



故先借用「頭」的漢簡，理解「頁」的草化脈絡。從表 43 的例字可見，「𠄎」的「𠄎」為了平行對接到右邊部件「𠄎」，造成「𠄎」（頭）的結構左高右低。「𠄎」中間的橫畫代表「頁」中間的「目」，先簡化為「日」，再簡化為「口」

形的符號，然後以一橫代之。

接下來，下方「**乙**」的上橫和最上方的橫畫共筆，故「頁」簡化為「**ㄨ**」的形構。綜上而論，「**𠄎**」草化至「**𠄎**」，省去一筆橫畫，輔以漢簡左右結構的部件連筆方式，推論保留的是「頁」的第一筆橫畫。

「**𠄎**」(願 願)的草構從漢簡草化的過程分析，得知保留「**𠄎**」(願，肩水金關 T10:327A)左上、左下的筆畫和右邊「頁」的草書符號寫法。先從「**𠄎**」左邊形構的草化方式說明：漢簡「**𠄎**」(願，肩水金關 T15:008B)保留「**𠄎**」左邊上、下的形構，繼之，保留「**𠄎**」左上首筆帶有撇畫特徵的形構「**ㄣ**」，中間的筆畫在草化中逐漸被簡省，左下「**ハ**」屬於四周輪廓的筆畫，因此「**ハ**」連寫成一筆，仍然被保留下來，故左邊形構草化為「**𠄎**」(願，肩水金關 T37:529)左側的寫法。再觀右邊「頁」的草化方式，保留首橫和最下方的「**ハ**」，以「**ㄨ**」(頁)草書符號代表「願」右邊的形構。綜上而論，左上「**ㄣ**」和左下「**一**」連筆寫成的「**ㄣ**」連帶至右邊的「**ㄨ**」，形成「**𠄎**」(願)的草構。(表 44)

表 44：「願」字漢簡草化例字

願 肩水金關 T10:327A	願 肩水金關 T15:008B	願 肩水金關 T37:529	願 肩水金關 T21:102A	願 馬圈灣46簡	願 肩水金關 73EJF3:159B	願-願 千文墨跡本

「願」(願)保留左邊部件最上和
下筆形，左下「ハ」連筆成一橫。

「**𠄎**」的左邊保留第一筆撇畫，第二筆右弧
筆形化曲為直之後，與下方的豎畫連成一筆，
簡化為「**ㄣ**」，右邊「頁」草化為「**ㄨ**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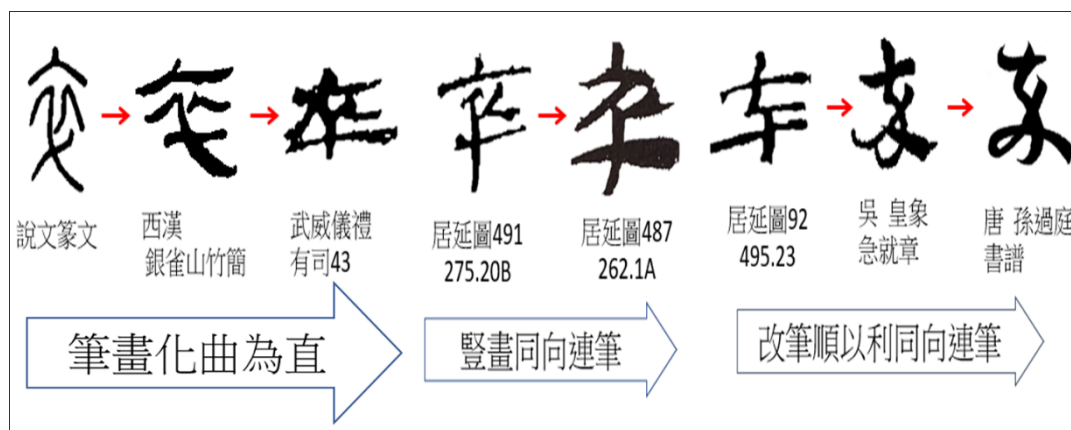
「願」左偏旁草化簡圖 →

(五)卒

「卒」的草書作「**𠄎**」，透過漢簡可知「卒」草化的過程，先是筆畫化曲

為直，中豎是由「人」演化為「1」，再進行同向連筆，完成中間直向的筆畫。中間右邊形似「人」的形構，簡化為一筆之後，「卒」作「𠄎」，接著先寫縱向的筆畫，再寫中間的撇畫連帶至下橫，於是「卒」字書作「𠄎」。(表 45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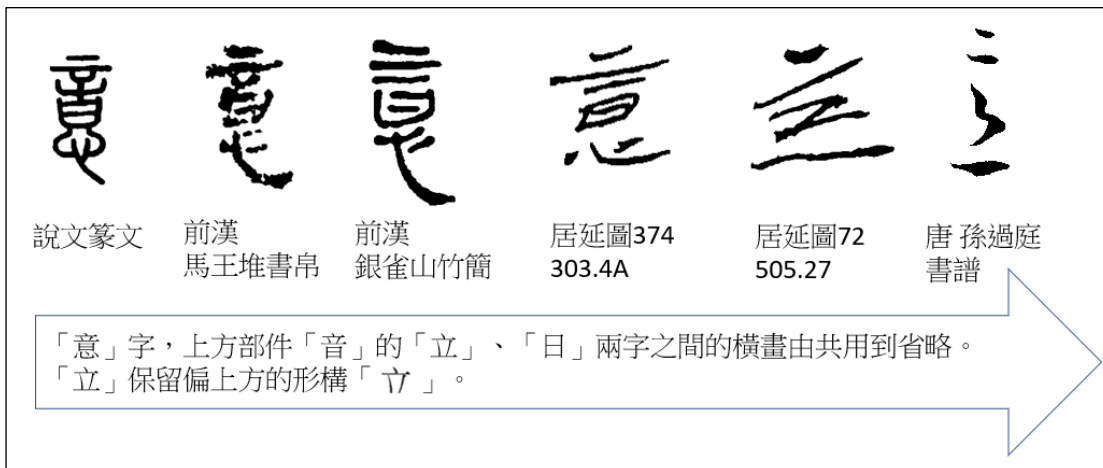
表 45：「卒」字草化方式



(六)意

「意」的草書作「𠄎」，兩字的對應關係，必須透過漢簡才能釐清中間形構的筆畫何者是實筆，何者是虛筆。從「意」的馬王堆帛書「𠄎」可知「意」省去篆書「𠄎」中間「𠄎」的筆畫，保留「𠄎」上方的筆畫「𠄎」，銀雀山竹簡「𠄎」將「𠄎」化曲為直，寫成一橫。(表 46)

表 46：「意」字草化方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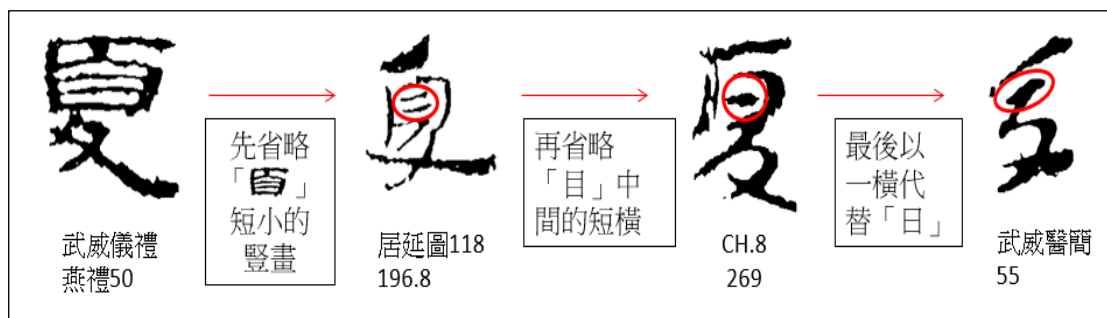


「意」(居 303.4A)上方形構與「言」接近,並非從「言」,而是草化的過程,先省略「𠄎」,再將「𠄎」寫成橫畫,由此可知漢簡「𠄎」的形構,「日」以一橫代之,「𠄎」字形的筆畫,橫畫是實筆,兩橫中間的撇是帶筆,再將「𠄎」對應至「𠄎」,就能判別「𠄎」的形構,「𠄎」下方帶向末橫的小撇也是帶筆。(表 46)

(七)夏

「夏」的草書作「𠄎」,開頭的點、橫如何對應楷書?從武威簡「𠄎」草化至「𠄎」(居 196.8),可知上橫「一」和「目」中間的短筆畫,漢簡優先省略。從表 47 可知,草書「𠄎」的第一筆「點」代表漢簡的「首橫」;草書第二筆的橫畫代表漢簡的「目」。

表 47:「夏」字漢簡草化方式



(八)其

「其」字,《書譜》草書作「𠄎」,第一筆是橫畫,此寫法和「其」字的隸書、楷書的上方輪廓不同。「𠄎」(其,武威儀禮特牲 41)保留輪廓,省略中間的橫畫,形成「𠄎」(其,居 74.8)。進一步說明「𠄎」草構由來,「𠄎」連筆寫成「𠄎」,使用兩種縮短書寫路徑的方式:第一種是「接點轉向」,第一橫寫到和第二筆的交接點,即轉向下一筆;第二種是「移動接點」,把最後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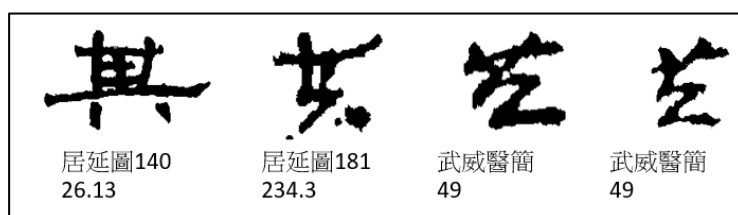
筆的筆畫接點移至下方，可省去原本由撇下方移動至上方接點的路徑。雖然把「𠂇」連筆寫作「乙」，看似簡易，卻蘊涵重要的草化手段。漢簡「𠂇」改變筆順，寫作「𠂇」，已非常接近「乙」的草構，只要把「𠂇」左右兩點筆連成一橫，就會草化成「乙」。(見表 48)由此觀之，尋鵬主張：「『𠂇』(其，居 69.13A)和『𠂇』(其，武 56)，最下部分的兩點，在隸草書中挪到了上邊。」³⁰ 筆者認為尋鵬主張「𠂇」最下的「乙、」移到上邊與「𠂇」的不合乎草化脈絡。

表 48：「其」漢簡草化方式(一)



「其」的另一種漢簡草書的寫法「𠂇」，保留最上方的「乙」，省略中間形構，尾符「𠂇」作「乙」，參見表 49。

表 49：「其」漢簡草化方式(二)



四、結語

本文從漢簡草化的方式析論今草難解之草法，主要探討的草化方式包括彈性伸縮筆形、化曲為直、改變行筆的方向、連筆、移動筆畫接點、先連筆再縮短筆

³⁰ 尋鵬，《章草書體演變研究》(山東：山東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0)，頁 97。

形。筆者歸納析論的草構，發現今草難解的草法，在漢簡草化的過程，具有下列五種特徵：第一，草化的初期階段，改變正體字的輪廓，進而影響接下來草化方式的適用方法，造成今草的形構無法對應正體字的部件，例如「車」、「事」的草書。第二，漢簡連筆的使用在兩點連成一橫的適用範圍，不受位置的限制，因此發展出輪廓與正體字差異較大的草構，例如「貝」、「羊」等部件，此外，連筆的不同類型，可能發生在草化尚未成熟的中間過程，若缺少繁簡不一的漢簡例字，將無法呈現草化的實相，也難以從篆、隸的正體字推測草構的由來，例如「其」、「馬」、「歸」、「與」。第三，草構的虛實筆畫切分不當，可能破壞草法的合理性，故難以用一般的草化方式推理草法的由來，例如「謹」、「欲」、「叔」、「賊」、「次」。第四，多種草化方式的作用結果，造成異字同形，例如「又」、「攴」、「欠」、「殳」、「貝」、「頁」等，最簡之方式都可以「く」的形構代之。第五，有些草書使用符號化的寫法，但是隸、楷的字形顯現不出對應草書符號的形構，此因隸、楷已是成熟的正體字，缺少繁簡不一的形構以茲對應，要理解草書符號的使用時機，必須從漢簡文字才能看到形構相似的部件，方能理解草書符號化的運用方式，例如「與」、「倫」、「齒」。

從漢簡文字的草化方式，得以理解同字異形的草構，源於不同的演化途徑，例如「發」寫作「友」並非筆誤，而是源於斜向連筆的脈絡；「發」寫作「友」，是「夂」與「一」部件同化的結果。今草難解的草法，在漢簡豐富的草字中，大都能排列出合理的草化脈絡。大部分難解的草法，都是草化的過程中，其中一個關鍵的環節改變草字形構，進而影響下一階段的草化方式。換言之，必須先有前一個形構的條件出現，才會產生下一個草化方式。既然草化是一個連續的脈絡觀，不同思維下會產生不同的草構，日後的研究可善用漢簡提供繁簡不一的字形，建構草化手段的演化歷程，並且進一步探究不同草化的接續方式，對草構字形演化的影響，應該有助釐清似是而非的草法解說。

參考文獻

一、專書

- 卜希暘，《草書教程》，南昌：江西美術出版社，2019。
- 王鳳陽，《漢字學》，長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89。
- 李郁周，《中國書史書跡論集》，臺北市：蕙風堂，2003。
- 李永忠，《草書流變研究》，海南省：南方出版社，2009。
- 李洪智，《漢代草書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4。
- 谷衍奎主編，《漢字源流字典》，北京市：語文出版社，2008。
- 馬國權，《智永真草千字文草法解說》，香港：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，1995。
- 秦永龍，《漢字書法通解(行·草)》，北京市：文物出版社，2009。
- 啟功，《啟功叢稿·藝論卷》，北京市：中華書局出版社，2004。
- 陸錫興，《漢代簡牘草字編》，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89。
- 劉正成主編，《秦漢簡牘帛書(二)中國書法全集(六)》，北京市：榮寶齋出版社，1997。
- 劉東芹，《草書字法解析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17。

二、期刊論文

- 冉令江，〈漢代簡牘寫考察〉，《書法》(上海：上海世紀出版有限公司，2020年)，第8期，2012，頁95-97。
- 李逸峰，〈漢代草書連筆映帶書寫研究〉，《西泠藝叢》，第5期(杭州市：西泠印社，2022)，頁8-13。
- 李洪財，《漢簡草字整理與研究》，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4。
- 林進忠，〈青川木牘的秦篆形體析論〉，《藝術學報》，第61期(臺北縣：國立臺灣藝術學院，1997)，頁26-29。
- 吳照義、胡穎文，〈居延漢簡與漢代草書〉，《南昌高專學報》，第4期(江西：江西科技師範學院，2004年)，頁18-19。
- 徐峰，〈智永真草千字文草法考辨〉，《中國書法》，第3期(北京：中國書法家協會，2017)，頁85-89。

- 尋鵬，《章草書體演變研究》，山東大學博士論文，2010。
- 章宏偉，〈百年來出土的兩漢簡牘〉，《濟南大學學報》，第 5 期(山東：濟南大學，2008 年)，頁 62-68。
- 劉東芹，〈疑難草法解析列舉〉，《書法》，第 10 期(上海：上海世紀出版有限公司，2020 年)，頁 98-102。

三、圖版來源

- 李洪財，《漢代簡牘草書整理與研究》(下)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22。
- 佐野光一，《木簡字典》東京：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，1991。
- 《大書源》(上、中、下)，東京：二玄社，2007。
- 《中國法書選 27·真草千字文》，東京：二玄社，1988。
- 《中國法書選 28·關中本千字文》，東京：二玄社，1988。
- 《中國法書選 38·書譜》，東京：二玄社，1988。
- 《書譜字典》，東京：二玄社，2014。